

兩漢演義二十卷

明書林余  
文台刊本



新刊京本評林西東漢志傳目錄

一卷

文王渭濱遇太公

子楚經年拘質趙

不韋累計救還秦

秦始皇城防塞虜

張良進履受黃公

扶蘇上郡遭權毒

漢王芒碭斬白蛇

范增計立楚懷王

二卷

韓信一言嗔項王

高獻鹿謀二世

餘陳書說反章邯

南陽太守降沛公

秦三世軹道歸劉

項羽威焚秦殿宮

三卷

項羽聞謠烹諫使

張良賣劍說英雄

韓信攀歸聖主

漢王捧轂拜英才

陳倉道暗襲散關

韓信囊沙又

斬章邯復取咸陽

張良說魏歸漢王





五卷

張良賺智擒申賈 樊噲一戰為司馬 漢王兵敗走榮陽 張良智信伐楚 賢陵母知興仗劍 韓信起兵伐燕趙 李左車 楚王挾烹太公 脫榮陽紀信誑楚 漢王馳趙奪軍符 漢王遣鄼食說齊 張良躡足拜齊王 漢王數羽十罪

六卷

三齊王韓信伐楚 九里山圍羽垓下 楚王烏江自刎 高皇帝即位封功 高皇帝偽遊雲夢

七卷

陳平計解白登圍 張良託病辟殺 陳稀據趙友稱王 未央宮呂后斬信 蒯通片語折高祖 臨彭越布示諸侯

八卷

吳成寔夜刺英布 長樂宮高祖疾崩 樊噲擒匈奴歸漢 齊王割城和太后 未央宮鸞殺如意 惠帝觀人彘廢政 惠帝邑崩長樂宮 朱虛侯軍令誅呂 呂太后幽殺劉友 田子春智取兵印 呂太后陰害而崩 諸王會檄論長安

九卷

諸大臣議誅呂氏 滅呂氏迎立代王 賈山言治亂之道 屈賈誼遠謫長沙 細柳營亞夫軍令 董仲舒對上王策

十卷

蘇子卿堅持漢節 李陵大戰故龍城 蘇子卿持節 劉更生上書陳言 王昭君出塞和戎 授王

東漢



十一卷

奸計番王侵寶位

忠言罵賊死靈

仗劍

提兵入禁斬嬌娥

假帝沽名番社稷

全忠

乘威據職侵英主

假制施仁歛小民

三諫不從應至敗

千金和議可為廢

四亮王莽人民怨

叛國蘇成將卒驚

鄧良薦扶新主

光武求賢會故人

嚴光卦卜知真主

王莽科場選俊英

王莽選才嗔武配

崔亭揭榜獻蘇雄

竇融累奏極明君

古廟潛逢擎國柱

平坡暫別棟梁材

別逢共訴情難已

配合應知分所為

故假威名即日興

十二卷

光武中興恢漢業

堅譚一戰服劉基

聚兵白水屯營

遇將長安脫困籠

勢危馬死罹兵困

運泰牛生出敵國

話國總終豕母亡

李軍陣上擒王將

韓宰城中却漢兵

無計脫奸全叔命

施謀殺賊解君愁

新野兩君問介偃

棘陽二將顯威名

岑彭設計偷營寨

鄧禹畫謀進棘陽

陣列長蛇擒猛虎

軍排巨鹿戰蛟龍

為國舍生全大象

興邦求士復深仇

碎腸奸雄歸馬武

畏名賊子立劉玄

君臣重會畫謀策

將相齊迎顯治才

十三卷

重興聖主風行偃

復選雄軍角勝鳴

光武輕謀非智慮

嚴光反計服英雄

王軍固守經旬

漢將堅困月餘

壯士途逢親智友

奸臣抗法不援兵

樊重空謀追漢將

卸軍詐順劫王兵

負痛奔回途遇濟

卸恩拜謝路逢迎

壯士虔心扶社稷

皇天有意濟昆陽

紫微耀奔

列宿紛臨助聖君

拖腸累戰心無懼

斬首雄精

佞賊空謀囚漢將

英雄勢逼反王軍

爭名奪位空呈表



創業興王遍事賢 明賢一舉妖人破 勇將齊心敵  
功成猶有故人思 智士規宏終大器 聞風競效一仁  
雪耻爭迎掃賊奸

十四卷

操謀蔽主心過望 杖策追君意遠嗇 惑拜王即欺正業  
傾扶漢主滅奸邪 民感仁威歸聖主 王霸合水援帝難  
仲華蕪火燎君裳 天啟雄兵經日會 月明妖婦駕雲來  
奸計誣良朱佞賊 忠言服將鄧錫賢 平除賊詔蕭王職  
薦舉能封太守權 五夜禁寒扶帝王

十五卷

赤眉鄭北扶盆子 帝勅關西拜鄧巨 王匡結賊侵更始  
盆子哀臣避赤眉 未破赤眉重拜將 復攻反賊再興師  
勒馬討亮安社稷 請兵伐暴拯時危 馬援說奸專智主

十六卷

劉君遣將伐驍雄 大將平齊賓仰服 元臣述疏論興亡  
忠臣一示難存體 賢士三徵不屈名 為國運籌書數讓  
拯危決策將俱降 賊思君義誠傾服 帝泣臣忠厚歛封  
馮異兵臨天水破 岑彭師震蜀川驚 吳軍克戰平已蜀  
漢帝追勳擢廟廊 偃武修文益致治

十七卷

覈田詔尹民遭害 廢郭封陰子受榮 伏波標桂平交趾  
郡守陳章奪虜雄 表請詔辭仁智度

十八卷

告廟饗天明制度 面形畫像著功名 賢名避世勸  
百拜謹奉表上聞 班超絕月氏求親 班越定計  
實法遣竇憲擊匈奴 烈女承恩繼史書 鄧騭托親



十九卷

誦出朝歌民政治

闡臨攝職國臣荒

強乘入朝

埋輪當道劾奸臣

埋金貴德傾京市

切齒忠言

忠言觸佞含冤獄

德政清群致治平

二十卷

貴盛

貧愈恣

詔求五士志難磨

張英風威寒虜膽

李淮

振朝綱

誣忠繫党冤埋獄

避辱無驚樂隱林

新刊京本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西漢志傳卷之一

書林

仰止

山人

編集

余氏

文台

重梓

此傳紀西漢也而叙周秦者以見漢之統之由

昔文王昌當商之末世紂以昌及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進女於紂女不

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昌聞之嘆息崇侯虎以告紂

紂怒而囚昌於羑里文王既繫于獄乃取卮義氏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

作為卦下之辭以垂世立教故能上知天文下識地理料成敗察廢興以

為世驗長子伯邑考善琴為父被囚乃求為紂御紂妃妲己愛琴令邑考

撫之考見妲己不聽以為有慢已意忽怒於心言疾害忠良止此孽也即

以琴打之未及紂怒而烹之為羹使賜於文王乃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

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今食子羹尚不知也焉為聖乎文王之臣

散宜生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駒及有莘氏之珍物進獻

於紂紂大喜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之美女者也况其多乎遂赦之文



文王獵渭濱



此見周之盛

此見周之衰分為戰國

王出而敵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更賜弓矢斧鉞使文王得專征伐文王退而脩德諸侯多叛紂而歸文王一日夢飛熊入兆獵于渭濱得姜子牙載之而歸其為太公文王薨子發立是為武王加大公為尚父東行伐紂諸侯咸會陳師牧野戊午日兵臨孟津甲子日血浸朝歌紂敗奔走登於鹿臺之上衣朱王之服積薪自焚而死武王斬紂之首懸太白之旗於是諸侯咸尊武王為天子設為天下凡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年而歸于周武王既平殷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賑濟飢民蘇通客旅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放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天下太平人民樂業武王傳

位三十七世共八百六十七年當周盛時人知禮義位列尊卑上和和睦間巷謳歌夜戶不扃大无夕吹行者諒路耕者諒畔田園開闢四隅不驚禮樂征伐專於天子及周之衰諸侯僭亂各分天下為一十八國

- 秦國 齊國 燕國 趙國 楚國 魏國
- 韓國 宋國 鄭國 吳國 越國 陳國
- 蔡國 梁國 魯國 蜀國 晉國 曹國
- 秦國 楚國 燕國 韓國 趙國 魏國 齊國

後又併為十二國以強凌弱併吞不已止有七國

詩曰

七國並才雄  
強秦矜自恃

干戈角勝鋒  
欲尺併孤窮

子楚經年拘質趙

却說七國中之趙國原與秦同姓祖于飛廉有子季勝其後生造父當周



此於一國中特  
始封之  
自及秦  
伐趙趙  
敗秦以  
見其人  
為貞之  
白呂不  
常五異  
人張本

穆王有八駿之馬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超景五曰踰輝六曰趨光七曰騰霧八曰掛蜚穆王嘗乘八駿之車命造父為御行天下悉皆歷遍巡至崑崙會西王母宴于瑤池飲之以玉液金漿食之以麟脯鳳脯穆王樂而忘歸時有徐偃王者在周作亂王母謂穆王曰汝可速回今周國為人所扼尔於是造父御王之車長驅歸國借兵於楚伐齊既定因此有功賜為趙王於邯鄲遂為趙氏造父以後生夙夙生衰衰生宣宣生盾盾生朔為權臣屠岸古所滅止存遺腹子武乃趙氏孤兒既長於公孫杵臼程英復仇將年古誅滅依舊建都於邯鄲傳位一十一世稱王者五其時正當趙惠王五年季春時候秦昭王命大將王翦王龔與皇孫具人起兵伐趙上遣廉頗拒之秦兵敗走廉頗趕上拿下皇孫子楚統具人後回獻趙王上大喜重賜頗帛珍寶頗謝而退秦知恐害子楚乃改子楚回獻趙王上大喜重賜頗帛珍寶頗謝而退秦知恐害子楚乃遣使講和以楚為質趙遂命公孫乾監守乾即領押出朝並車歸府却說陽翟一人姓呂名不常天質穎悟識見精明幼年從鬼谷李相辨決甚高

因居賈於邯鄲大富發跡正於街上閑戲忽公孫乾擺道經過見其人坐車上乃驚而語曰此人非俗觀其異貌奇形有天日之表龍鳳之姿他日必為繼世之君此奇貨可與居也遂潛跡回家問於父曰耕田之利幾倍父曰十倍曰商賈之利幾倍曰百倍曰立主定國之贏幾倍父曰則無數矣不常曰商賈勞心耕田勞力其利有筭今秦皇孫異人相貌丰雅此人後必大貴凡今拘質於此无計得还吾欲以千金賂趙侍臣計救还國以高貴貴此无窮之利也父意若何父曰此事為之不易如成則可以為王侯如不成破家之道也汝宜斟酌為之不常曰兒之相法百發百中料異人後來必貴兒命亦當發達此本甚利不必掛憂遂辭父出街復自思曰不常公孫乾居我吾一常人豈能得見就計必須一人引進則可言訖遍

地詢問孰與交識訪知城東一人姓季名默與乾結姻極厚即備禮見言已販賈於此无所倚託欲以王帛之禮求見公孫一面以為光寵別無他高默允即入見乾備道不常行藏舊與默交頗厚欲轉託一見以光蓬車



况不常  
伴問  
端何等  
如巧

不敢驟入參見故借某為先容不知公肯納不常遂允听令然不常  
即具黃金十錠白璧一雙進獻於乾上喜納之留飲竟日相與談不常  
語言便利應答如流乾以為相見之晚也自是之後往來情洽不常每有  
珍味特物輒進與乾乾以坦然不疑遂為契交一日節有陽乾於後園  
設酒邀請不常季默叙飲乃請異人出見不常伴問此何人也乾曰此乃  
秦皇之孫異人也等間之人不與接見公乃契交請出同坐不常再三謙  
讓曰皇孫乃秦貴人也豈敢連席乾曰俱是厚中不必過讓不常遂與異  
人連席乾與默對坐四人情甚歡洽俱无嫌疑酒帶半酣乾起登後如廁  
不常密謂子楚曰敢問殿下還秦好在趙好皇孫听罷心如刀刺忽墮淚  
而言曰自我母夏氏亡过无人題起棄我於趙又累秦兵侵趙出意兩唯  
今謝趙王不殺奈无計得还将何如耶不常曰殿下放心勿慮臣用万金  
買乾要殿下還秦為主臣明日即往自有妙計相活但殿下得還秦後莫  
棄小臣子楚曰吾聞老子有言六親不如有一孝子國家有难遇忠臣知恩

不愛金  
帛以為  
進見之  
階驅除  
之術大  
都如此

報恩富貴共之言未盡乾至又飲數盃遂罷各散次以常帶從僕數十人  
馬即往前望咸陽進發數日方至入城尋旅投歇幸至華陽夫人之姊皇  
姨店安下遂將黃金十兩段帛二匹以為進見之禮皇姨丈接見甚喜延  
松私館坐叙問曰執事何處鄉貫不常曰某乃陽翟人也姓呂名不常賈  
松趙地與皇孫異人對居時相往來心跡相託皇孫常即皇姨及華陽夫  
人乃同胞至親敬專不常前來投見某有黃金十兩特奉皇姨為茶菓之  
資万乞轉達救拔皇孫还国没世不忘姨丈听言急令侍婢請皇姨出與  
相見不常即與施礼畢具將前情訴說皇姨問曰皇孫在趙起居何如足  
下想知其詳不常曰某與皇孫公館對居終日相會交情甚厚凡事尽心  
吐露且皇孫資明仁孝儀容非常結諸侯賓客天下仰其風裁常曰我以  
因君夫人為天且夜思想不得歸想省願子將我書札投獻於君夫人  
上寿就如見我国君夫人之面一般仰望皇姨轉達今皇孫在趙度日如  
年某不辭千里而來望皇姨救拔倘能得地之日决不取忘不常皇姨曰



教語何等功到  
華陽天  
人怎不  
容納

既然如是明日引見夫人共襄計議不常乘便又告皇姨曰吾聞之色事  
人者色衰而愛弛今華陽夫人事太子甚愛而无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  
諸子中貧孝者奉以為嫡恐太子他日立為主定將嫡子立為太子自相  
擇榜夫人之門必生蓬蒿那時羅紋段錦人老花殘雖欲進言而太子終  
不聽也况今皇孫異人資明仁孝仰慕夫人日切夫人能當寵優沃之時  
正言听計從之日肯薦奉一言立異人為嫡使異人无国而為有国夫人  
無子而為有子世享秦祿而皇姨亦得常保富貴此所謂一言以為万世  
之利也皇姨曰足下之言甚善遂設席相待次日天曉徑引不常入府參  
見華陽夫人皇姨先入礼畢謂曰今有皇孫異人繫質於趙晝夜垂淚思  
想夫人今敬央一心友呂不常其書礼來與夫人上寿見在宮門外俟候  
未敢遽進乞夫人傳命夫人聞言令召入見不常即趨而進參拜礼畢乃  
將書物呈上夫人開視其物見有明珠四顆玉釵一隻甚喜來書留待国  
君徧回開視遂令不常回店皇姨留宿宮中不常即別而去却說皇姨與

### 夫人君前稱異人



夫人坐間具將不常之事告知夫人聞言不  
淚下謂皇姨曰不常之言極善且喜諸皇孫似  
有生母異人獨孤今又如此資明仁孝正當冊  
立為嫡待国君回時與共處决正話問宮人報  
曰国君回宮夫人急出迎接同皇姨交拜礼畢  
遂告異人哀情并其書獻上国君開封視之其  
書曰 不肖男異人頓首百拜

君父安國君母華陽夫人千秋殿下男自監軍  
伐趙師敗被虜敵國為讐言自分必死幸賴使  
臣牛西馳書仗義雄辯剖分不辱君命趙國  
畏服拘男為質用阻大兵趙遂以為得計而  
男豈能存活耶日夜思歸徬徨萬狀仰念  
父母徒形憂寐耳跬步不忘一飯三嘆尔今心



託呂鴻諱不常珠玉上敵悠七此心如臨膝下諸凡委由呂能悉陳  
萬乞俯念孤獨早賜救援如得生還昊天罔極冒于慈威無任激切  
卷七之至

望看感  
恨哽咽  
不起自  
是婦人  
故志

國君覽書依然涕淚如雨夫人即乘國君想念情切而進謂之曰異人於  
諸子中甚貧凡往來使客多稱其善况妾幸克後宮極蒙眷愛不幸寵深  
而無子孑然一身形影相吊雖極目前之歡恐難求終其好今聞異人之  
賢欲立以為嫡翁合皇圖是在此幸不識國君許之乎言罷俯伏君前顰  
眉蹙恨哽咽不起國君急下携起謂曰夫人且省煩惱容吾圖之但恐異  
人拘質在趙必不易返須當奏知父王共與謀士計議方有長策夫人曰  
今有傳書人呂不常在皇姨店中安下聞其足智多謀有救異人之策君  
可召來一問便見奇計國君從之即令軍人請至悉見禮畢不常悉將破  
家救異人之事逐一告知國君大喜曰誠如是言想異人還國必矣足下  
之功當銘之金石他日奏知父王官貴不輕也不常又叮嚀以立嫡為請

國君遂命工匠刻玉符定盟與夫人收執又以金五百兩付不常與皇  
婦國之費仍請以不常為傳寫手字合同為照不常曰殿下既能託臣以  
心腹付臣以重任臣敢不肝腦塗地以期全孫國哉如有的信乃乞殿  
下命將率兵沿途接應以防追襲之虞國君曰不知足下期在何日度好  
惟備不常曰此事恐難量度須緩上處之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如有果處  
先差人預報殿下不勞多囑也言罷拜辭回店即謝皇姨上馬歸趙而去  
不常累計救還秦

却說不常數日至家見父礼畢備將前事告知呂翁大喜至晚不常歸寢  
見愛妾朱姬神思倦怠意慵心懶問曰吾幾離家兩月爾莫有私情耶姬  
曰妾自蒙君抚愛幽居閨閣无事未敢輕出中堂何致是說妾兩月前與  
君歡洽已有娠矣連日自覺倦怠豈有他哉不常聞言乃自思曰吾家當  
大昌矣遂與姬就寢因以言挑之曰汝欲為富家婦耶欲為王者婦耶姬  
曰君何為出此言也不常曰見今秦皇孫異人在趙為質我看他義谷非



不常此  
言苟可  
公而富  
貴又何  
耻乎

俗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後必大貴我為他破千金至秦國說其父母已  
刻玉符定盟立為嫡子異日救回秦國定立為王吾欲明日置酒請來相  
會令汝筵前拜見待其酒後倘有留戀之情汝亦半推半就與彼私通吾  
却佯怒汝即同彼哀告許為佳偶倘他日生子汝當為太后吾亦共享富  
貴世為秦族矣但成事之後決不可忘今日也姬曰妾與君數年恩愛情  
如膠漆豈忍擲捨耶不常曰吾欲與汝共圖富貴非為背德古人云成大  
事者不矜細行雖汝暫屈一時實為萬世之計胡為而不可也姬曰出君  
之口本君之心妾雖依命實君之愿也不常大喜次日遂將金樽玉斝二  
副犀帶一條進見公孫乾令人報知乾急出接邀入後堂施禮坐叙間別  
之情不常曰愚為貧兒一向外營生理偶得金樽玉斝二付犀帶一條特  
奉尊公少申芹意乾曰君遠歷風霜經營費力纔致此奇異之物輒見相  
惠受豈安乎不常曰微物表意何足掛齒乾遂納之令設席待仍以異人  
陪飲乾退內便不常具將皇姨引見國君并華陽夫人刻符立嫡之事告

知皇孫大喜曰如公之恩當銘諸肺腑不敢忘也話未畢乾至又飲數盃  
不常告辭曰某久欲奉屈車駕增光蓬華但俗事羈絆未得奉行明日敢  
扳一叙欲煩皇孫陪往未識台意何如乾曰貧弟遠回正欲一拜今蒙厚  
意樂以相從不常遂回令僕潔掃廳堂整排筵席次日乾與皇孫並馬同  
來不常急出迎入各叙禮畢宏開綺席迭奏笙簧酒至半酣復邀乾詩於  
後園翠雲軒下消飲令婢扶出朱姬就筵痛酒乾問何人不常曰愚之賤  
妾也無可以敬公等當出妻獻子以顯真情乾大喜即受其意復勸皇孫  
皇孫以目熟盼朱姬亦轉秋波累顧送情兩下牽絳意激甚盛酒酣近晚  
明燭再飲乾大醉家僕扶入小軒就寢不常亦佯醉假寐異人獨與朱氏  
對飲左顧右盼情各眷戀二人就席歡洽後有詩言姬曰

一點櫻桃啓絳唇

兩行碎玉對陽春

榆身不買千金笑

原是昭陽宮裡人

不常忽醒佯怒而言曰吾愛是妾如花雖千金難易汝况受我大恩反調



這板情  
悲令人  
可醒

戲即朱姬跪而告曰大人破家亦為皇孫以圖富貴今反為賊妾而致大  
人之怒以失皇孫之望妾思出意兩難不若死耳遂欲拔劍自刎不常急  
近抱住低声言曰汝今既為皇孫所染汚不可磨况且皇孫愛而兩情  
相入不若與他為室他日得地之時莫忘我也異人朱姬含羞拜謝曰若  
得大人垂念至此雖粉骨碎身不敢忘盛德也少頃公孫乾亦醒不常謂  
曰愚有一事敢告大人主張乾曰何事常曰皇孫父居客旅情况无聊願  
將愛妾配之庶可遣消歲月公意若何乾曰子誠大丈夫也踈財仗義世  
所罕有既有是意吾即為媒遂將玉帶解下權為定礼再容選日过門時  
夜將三鼓乾拜辭回府而去不常謂姬曰大事定矣但莫負今日之盟  
也姬即當天表誓不常大喜遂退而寢却說異人自別朱姬之後春心蕩  
漾客處无聊極意於乾哀告早與不常講親惟恐日久有變乾遂差人催  
促不常即遣送姬赴乾府內與異人完親光陰瞬息不齊平載餘矣時值  
秦昭王四十八年歲次甲辰正月旦朱氏產下一子生得隆準目角方額

小子謂  
六国未  
亡而贏  
氏先亡  
者此足  
觀矣

長眉背上有鱗口生有齒容貌奇異皇孫甚喜取名為政隨差人報知不  
常上亦暗喜曰大事成矣即至乾府與皇孫作賀乾知出接携手並入  
至後堂礼坐延飲至晚拜別而歸時值夏尽天气不常與父議曰異人父  
未还国大事难成父親可差老姬往公孫乾處請朱姬與政來家暫住幾  
兒自有計呂翁從言即差老姬至乾府去見異人具說所事異人即告於  
乾然後令朱妻子而往不常接至即令父與家人收拾財貨細軟之物護  
送朱姬母子星夜奔走咸陽報知秦王去訖次日不常獨坐自思家小逃  
去不可延父恐養机露大事仍舊即往乾府再邀醉飲方可脫身既至乾  
急迎入謂曰數日未會松心歎上正欲令人奉請不意屈降甚慰鄙懷言  
訖請異人相見各叙礼畢乾曰日長無可消遣欲與賢友對着一局如何  
常即乘机進曰棋有勝負不可空對如輸者罰酒一席以表華乾曰幾  
架為定常曰如輸三局者則罰乾即與下不常連輸三局乃曰該一席  
矣乾等抚掌大笑曰即如貧契之令異人坐隅目看常曰殿下亦知棋乎

甲子西華卷之四



計謀說  
秘公  
孫乾  
知真  
盜也

異人曰秦人多善奕者其自幼頗知其意蓋著棋之法貴多籌勝更要布  
置安詳取舍得宜心隨手應意在机先此著棋之法古人心訣之妙也不  
常大喜謂曰殿下深知棋意吾非敵也乾曰資契亦可與賭一局便見高  
低常即與下亦輸三槩乃曰皇孫真善奕也愚又該一席乾曰資契之令  
果實否乎常曰在公寺之言豈有戲侮正欲請二公於城外小園中宴賞  
荷花不意輸此二席遂愚願也明早乞駕往顧幸勿為拒言訖拜辭歸家  
即召僮僕數人分付之曰千金之計在此一本明日請公孫乾赴席汝等  
可備走路整轡快馬四疋於後門立候及乾手下之人俱置酒於一處使  
不知悟倘獲成功皆居榮祿眾各遵命退備而去次日令設厚席俱以珍  
饈之味濃艷之酒陳於花園伺候須臾乾具駕至常急接入各施札畢依  
序而坐常再令人於麗春館取妓女樂絃歌勸酒乾甚歡悅投壺列散  
情痛飲近晚大醉卧於對月樓下不知天曉跟隨從人亦被家僮灌得大  
醉各於清涼樹下歇息異人已知其意伴為醉容不常遂將女樂送入城

公孫乾見相如求計



此時向  
相如求  
計亦何  
益乎

去分付從人飽食跟護是夜黃昏時候常與異  
人往後門上馬前望咸陽小路逃走而去却說  
公孫乾睡至二更方醒只見燭滅香消酒闌人  
散遍尋不常異人不見踪跡大驚惶懼即欲起  
兵追襲奈城門已閉從卒俱醉未醒捶胸自悔  
坐卧不安至天明進城歸府急引從人於不常  
家拿捉家小但見重門鎖閉並無一人或人謂  
曰不常家小四五日前已遠行矣乾无計奈即  
往上下大夫蘭相如家求計門人報知相如出與  
相見乾具將不常計盜異人逃走之事告知相  
如曰秦之所以不加兵於趙者以其有異人為  
質耳今被盜去搆怨與兵在此時矣如之奈何  
乾又俯伏於地哀求奇計相如曰事不宜遲須



速奏知王上快調人馬追趕晝夜兼程前進况異人行尚不遠猶或可及

吳人

使少怠緩大事去矣言罷急同乾入殿奏知趙王上大怒曰朕以卿為

吳人

質臣質音故託監守何致怠慢而放逃走乎能捕還國度釋其罪倘或不

日可休

然先自獻首相如復上奏曰乾雖追趕恐人馬眾多不能兼程前進莫若

遣人星夜先到漳河傳與李繼叔牢把關隘盤詰捉獲庶為便益王曰正

合朕意即遣軍人飛報繼叔用心防守隨差公孫乾領兵五千追趕衆各

遵旨而去却說不常自離却與異人晝夜躡行前至漳河隘口改換客

衣過關况繼叔素與不常交通往來饋送礼物更不盤問徑過而去未半

日趙王差人到報知繼叔上頓足嘆曰不常今早方離此地可疾追趕

言罷急同醫和領兵三百輕弓短箭星夜往前追趕不常過却漳河將近

兩日至黃河東岸忽見後面塵土起處趙兵趕至異人曰前有黃河之阻

後有追兵之迫如之奈何常曰殿下休憂前東岸邊一隊軍來必是國君

兵救言未及一將拍馬向前欠身言曰吾乃秦將章邯奉國君之命特來

接應殿下介曾在身不能行礼遂接常與過去當在後軍醫和出馬一人

交戰不十數合被章邯脇下一鎗刺於馬下繼叔見折醫和撥回馬走却

欲追殺忽見一隊軍至乃公孫乾也乾曰小將急將異人獻出同赴趙國

請罪以全大信庶不負兩國之好若听不常奸計後悔晚及耶笑曰汝趙

人何知之甚前差平西致書不過權為講和以存皇孫之命豈有誠心而

亞小哉乾大怒輪刀直取二將交鋒戰不十合乾力不加撥馬回走章邯

驅兵大殺一陣回保皇孫行經數日則至咸陽不常曰華陽夫人乃楚人

也皇孫當着楚服進見異人依言即喚入宮拜見國君并夫人各傷感泣

夫人謂國君曰妾乃楚人也皇孫着楚服來見真吾子也吾欲更名為子

楚殿下若何國君曰善夫人大喜子楚復跪告曰兒被趙虜為質幸賴不

常以千金結好左右又將愛妾與兒為妻破家竭力救拔回国此再生之

恩古今絕少伏望父王重加官爵以酬其功國君聞言即喚不常進內謝

楚服一節計要奇夫



田千畝新宅一所與君家眷權住明日奏過父王封官報德不常曰微功  
蒙荷重賜豈敢再望乎言訖拜辭歸宅子楚同朱姬及子政就於華陽  
宮住次日國君早朝具奏不常之事昭王大喜即令宣入朝見封為太子  
大傅兼東宮承局之職不常叩頭謝恩而退  
後有詩曰

誰似當年呂不常

肯將珍重贖秦歸

千金蕩費今猶復

更沐皇恩着錦衣

一日不常獨坐府中暗思原與國君刻符為盟以子楚為嗣恐後有變則  
負前心遂暗囑皇姨使往宮內懇告華陽夫人早立子楚為嫡皇姨即入  
見夫人具告所事夫人允諾至晚進謂國君曰殿下曾許子楚與妾為子  
今雖居住宮中尚未明言於外恐後諸子爭拗出意兩難乞殿下聖鑒君  
曰此言正合吾意即令選日定立五年二月昭王薨群臣議立太子安國  
君為王以華陽夫人為皇后子楚為太子朱氏為夫人命王翦章即統兵  
伐趙李繼叔失守城陷遂得漳河趙求救於周王周兵亦敗自是秦國日  
益强大伐魏取韓所到无敵秦王立一年薨群臣立太子子楚為王封華  
陽夫人太后生母夏姬為夏太后朱氏為皇后子政為太子以不常為丞  
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万户佩劍上殿召命不名由是威權日重群  
臣莫敢仰視

秦始皇城防塞虜

異人立  
三年而  
薨實不  
常弒之  
也但其  
巧計人  
莫知者

却說秦王子楚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以朱氏為皇太后尊不常為相因  
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國政皆不常統理出入宮禁畧无忌憚時上與太后  
私通宮闈之中畏不敢言常奢侈益甚養家僮万人招致四方食客數千  
金玉如山甲第連雲珍玩奇室不可勝數凡戚屬故舊皆列貴顯金紫滿  
前任其封賞又延攬天下名士凡有聞見著為集論有八覽六論十二紀  
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於咸陽市門  
懸千金於其上招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懸告千餘



日無人敢筆不常以為不刊之典遂將頒行天下却說秦王雖幼承父祖之餘烈當國家之盛強東周不祀六國益衰不常專內王翦治外滅楚伐趙破燕取魏天下縱橫藩籬固結當時之人但知秦之強不知秦之滅矣後有詩言秦曰

滅楚攻齊伐趙燕

收韓掠魏刻時吞

不知禍起宮牆內

呂易秦嬴攝政專

却說不常見秦王益壯太后荒淫不止恐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音勞毒音毒以為舍人太后聞欲私得之不常即進嫪毐毒詐為宦者拔其鬚眉奉侍太后上遂與私通心極相愛封為長信侯思恐事泄詐卜避時廷居岐雍大鄭宮宿至九年五月五日太后與毒飲酒大醉命御衣夫人季氏進酒偶酒淹於地下毒怒而叱之曰老婢乃敢無礼耶季氏曰我居宮中十有餘年侍奉先王未嘗見辱尔何賤人敢毀吾耶毒大怒令答其背逐出宮去季氏懷恨即奔告大使趙高言毒非宦者假扮其身與后私通見

始皇遷太后諫死者二十七人而示焦所以去復太后得全其身首只背秦一語是以恐動後皇非去以母子

生二子燕匿宮內待王上千秋之後欲圖天下高聞大驚即入前殿奏知秦王上大怒詔毒下獄追究情實令高夷其二族殺太后所生二子音六后松雍地名拘相國不常於幽室諸大臣實參極力上言而死者二十七人俱斷其四肢積之閣下特齊人茅焦不被斧鉞願欲請諫王知愈怒按劍而坐令設油鑊於階召焦進見欲烹之焦徐上至殿叩頭啓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矣臣非畏死者也凡生者不諱死存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者存亡聖王所欲急聞也陛下如欲聞其說臣當竭力上言如不欲聞其說臣即投諸鼎鑊願死王前不畏也王曰汝有何說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迂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今天下聞之及瓦解而去无一人向秦者王獨立无與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尽决知必死即解衣徑趨油鑊王急下殿携之謂曰先生請就衣音焦願今受事即爵以上卿數日後王命駕往迎太后歸宮復為子母如

平

西

一

一



天世感  
悟之也

始皇收  
天下之  
兵聚於  
咸陽鎔  
金人十  
二恐有  
兵戈之  
變也畢

初釋不常於幽室以文信侯就因河南一月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  
請文信侯宴會无虛日王恐其為亂召群臣論之曰不常雖有救先王之  
功今隆以重爵可謂厚矣又且无汗馬血傷之勞及位居文武官僚之上  
恐不足以動天下也意欲廷之蜀地吟四使老死遠方衆意何如群臣听  
諾莫敢再諫王即下詔廷之不常接而泣曰吾年老矣何任遠行自度難  
免誅戮遂飲酖而死王聞之乃厚葬於河南洛陽北邙道西是也

按不常苛謀建威而机深太過滅絕亂祀不仁甚矣神人共憤卒致  
敗亡宜也然坑焚之慘不常作俑萬世之下猶有餘憾乎

却說不常自酖死後秦王侈心益盛并吞六国一統疆宇自謂德兼三皇  
功过五帝故立號曰更始皇帝一日朝罷與群臣議处分天下謂三十六  
郡銷天下之兵書一統之法迂徙豪傑於咸陽鎔金人十二以示國富起  
草金於上林通復道於上阪大興工作創立宮室及將所得諸美女珍  
玩鐘鼓兒入二十七年始皇召群臣議曰古者聖王巡行

朕欲效古所制卿等將何如耶群臣奏曰古先有道之君巡行天下以觀  
民間疾苦所謂坐明堂而聽政也若深居九重天下利病何從知之陛下  
此合古意帝遂命駕出巡陞西至鷄頭山登高望東南有五色彩雲隱  
于天間宋無忌曰此何兆也無忌奏曰雲氣之出各有不同有祥雲有  
浮雲有瑞雲有彩雲有霄雲有慶雲皆謂之雲臣觀此雲非雲也乃大貴  
之氣奄成五色其應不小始皇曰為之奈何無忌曰此氣非陛下不可鎮  
也當遊巡東南以宝物鎮之自然消其應也始皇曰卿言極善遂傳命旋  
駕復回東巡登鄒嶧山立石頌以封德封東岳太山遂以所佩太阿寶劍  
鑿於山下即渡淮江至南后史官有詩曰

東南旺氣已歸刘  
何事勞人駕遠遊  
四百年來王業定  
始皇難免喪沙丘

却說始皇自回咸陽追思東南氣不知有何應兆心甚不悅一日設朝近  
臣奏曰連日天氣融和御園中百花開放陛下可遊一玩以悅聖心始皇



始皇此  
夢足見  
帝王自  
有真其  
非先  
見矣

准秦車駕即往前往至花下歷遍乃登頭愛殿暑暫憩息修養倦憑几而  
伏忽聞一聲震響驚動天地見紅日墜於面前從東一小兒身著青衣面  
如鉄齒目有重瞳向前款抱太陽南上又一小兒身著紅衣面如傅粉隆  
准龍顏高聳大叫青衣小兒休抱太陽上帝特命勅賜与我兩下努力爭  
持青衣小兒連打紅衣七十二交紅衣不服跳將起來用力一打青衣仆  
地而死紅衣將太陽抱起向南便走始皇叫小兒且住問曰汝何人氏小  
兒曰吾乃唐堯之裔生於豐沛先入咸陽蜀封共義立帝四百之禩言罷  
向南徑走只見雲霧迷空紅光滿地不知小兒所往帝颯然寤來乃是一  
夢自思其夢凶多吉少我愛秦天下恐終為他人所得遂命駕回宮終日  
鬱、不安因与近臣計議要求長生不死之藥万世為帝有宋人無忌秦  
曰東海中有三神仙山中有十洲三島蓬萊方丈八節如春四時清明不  
知寒暑不識甲子中有長生不死之藥服之可以壽寧無窮矣帝曰卿曾  
見否無忌曰臣有一方士徐福曾到見來帝問即召入問福曰求藥非易

### 秘訣授盧生



不思修  
德行仁  
以為濟  
國保身  
之計而  
區區木  
神仙不  
死之藥  
始皇之  
愚亦甚  
矣

必須入海方可得也帝曰若此將何如耶福曰  
既欲臣去須用大船十隻童男童女各五百名  
凡金珠寶玉飲食器用之物俱不可缺陛下  
倘臣便起行帝即傳令各色俱完徐福拜別駕  
舟採藥而去帝思徐福去久心甚激切又着儒  
士盧生入海尋訪盧生行至海邊見驚濤万頃  
銀漢波翻烟霧茫茫不知所往嗟嘆良久而回  
忽思勞民動衆費甚許多錢糧若再空回始皇  
必加責譴遂与數十從人往太岳山中遍訪真  
跡行至東華絕頂見一人蓬頭垢面卧於石上  
不起乃自思曰此高山深曠人不可居必異術  
之士也盧生向前施礼其人起而問曰公何人  
也復與何幹生曰吾奉始皇之命特來訪仙求



信古秦  
者胡之  
識而端  
天下之  
力以與  
無窮之  
功始皇  
非徒不  
仁蓋不  
智也

取長生不死之藥其人嘆曰天數已定大限難逃世上安有是藥始皇可謂誤矣生見其人言語不凡再三懇告指示迷路其人听罢推石成洞取出異書一冊名曰天錄秘訣付与盧生囑之曰此書當与始皇詳看上有死生存亡之數盧生再問其所來歷其人復卧石上合眼不語盧生遂回見始皇具告東海之事不知所以乃於東華絕頂得術士授書一冊名曰天錄秘訣呈獻文帝上接展開視見有歷代轉運之圖上書科對文字言語多隱莫能所曉乃命李斯詳譯中有一言曰亡秦者胡也帝大驚問曰是何言美斯曰此謂亡秦之天下必比胡也帝曰若是無要象命蒙恬監夫八十萬人沿途高築長城以防禦之

后行胡曾詩曰

祖舜宗堯自太平  
始皇何事苦蒼生  
興敗死生皆有數  
何勞善事与經營  
不知秋起蕭蕭內  
虛築防胡万里城

張良此  
一擊也  
禍祖迄  
之魄侶  
群雄之  
心其明  
係豈小

始皇既命蒙恬北築長城又傳令東填大海西建阿房南修五嶺創立殿具工動輒連絡不絕改变制度大肆更張又恐人非議其过乃听李斯之言尽燒歷代詩書并百家之言如有偶語及藏匿不奉以古非今者皆夷族之所不去者惟醫藥卜筮種樹之言也由是天下悉皆怨望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陛下重法絕之臣恐天下不安也始皇大怒使北與蒙恬監軍不得居还中因扶蘇力諫始皇倦上愁思東南旺氣恣生作乱復駕東巡且山東之地連年不雨百姓嗷上不得安生始皇車駕一出日費万千民皆逃竄天下大失所望却說韓國五世相姓張名良字子房常恨始皇併吞六國滅立韓王切痛於心常思欲為報仇用千金结交天下壯士捕殺始皇一日遇得陽武縣名壯士滄海君者力使一百斤鐵錘子房甚喜二人同至陽武博浪沙正遇始皇駕过子房着力士立於高阜如等待將近指謂力士曰黃髮傘下六龍車者便是力士奔近將車駕打為粉碎不查始皇恐人暗算常有副車在前不果其計護駕軍急



近拿住始皇問曰何人主使汝來壯士怒目大罵曰吾為天下除暴豈有人使之耶子房見士被拿暗叫苦惜奔走而去  
史官有詩言曰

秦政鯨吞六國秋

無人為主決機籌

山河已化微塵土

何事張良獨報仇

張良進履受黃公

此見子房之去忍所以建吳劉之績

始皇見其不認乃令趙高勘問亦不屈從遂觸車而死却說子房逃至下邳友人項伯家隱藏項伯乃楚將項燕之後也與良交結甚厚遂留居住良因偶出城外圯橋逢閑立忽見一老人身著黃衣墜履於泥中良曰孺子取履良見老人仙風道骨與尋常人不同急向泥中取起跪而進之老人行不數步又將履溺於泥呼良再取良畧无異色又取而進之若此者三老人曰此子可教遂指橋邊大樹曰汝後五日早於此處等候吾與汝一物不可違也至五日早至樹邊見老人坐於樹下老人曰孺子與長者

列何來太遲耶且退後五日早來子房至後五日五更而往又見老人先於樹下怒言曰孺子何惰如此且退後五日早來子房至第五日先夜不寢即於樹下等待老人後至子房俯伏拜迎月明之下見老人比前更加精彩道袍竹杖皮冠黃服飄然若神仙之降也子房跪而言曰願領道教老人曰汝年富力強骨格清奇他日貴顯當為帝王之師也幸今相遇千載奇逢授尔秘書二卷奇神謀算雖孫吳不能及功成身退雖連蠱不能過汝留為韓報仇扶立真主名垂万世与日月爭光不可負也  
後胡曾詩曰

妙算張良獨有餘

少年逃難下邳初

逡巡不進泥中履

爭得先生一卷書

子房接書再詭告曰願求大名老人曰汝記後十三年天谷城東塋一國君空地內得黃石一片即我名也言訖不見所往子房遂回伯家開卷視讀言竟心胸豁達識見精明与前迥然不同也却說始皇東巡至徐州見

黃石公

神謀奇

算過張

良始教

之以正

功終教

之以知

退而良

更於功

成之田

托赤松

子遊真

虫服黃

石之教

此所以

終功臣



其風景不同民俗自別桑麻影日禾黍鋪田忽百姓來獻加禾一莖九穗之瑞始皇大喜遂賞百姓又往東南至沛縣只見祥光籠日瑞氣滿天召李斯問曰朕今出巡正謂前歲登高望見瑞氣現於東南故連年出巡不意又見此氣想此地必有異人汝可細察訪而殺之以絕後患斯曰雲氣出沒亦偶然耳陛下何慮之甚若再訪察恐騷動百姓反生他患始皇曰卿言是也遂命駕起行前至會稽城中忽一少年壯士言曰始皇無道可以殺之遂拔劍向前未知性命如何

扶蘇上郡遭權毒

却說少年者姓項名籍楚將項燕之後下湘人也初奉書上不成奉劍上不就叔父項梁怒曰尔欲何為籍曰書記姓名劍不過敵一人而已吾所欲者孝万人敵也梁大奇之今見始皇駕至欲近殺之梁急止曰大丈夫當立功於万世豈可效小勇之類耶籍怒遂止潛於吳楚之間聚兵而去始皇駕至兖州夜作一夢與東海龍神交戰始皇勢不能敵急欲逃走

項籍欲  
亦始皇  
一語策  
是奇  
而其  
勇自見

上蒼海無路可出正在危急之中忽見一赤兪自天而降吞而食之醒來神思恍惚四肢困倦自覓身若有失行至沙丘病愈沉重密囑李斯曰朕昔年東填大海觸犯龍神自愛而致病恐不可起若朕崩后當繼上郡地名臨洮宣太子扶蘇立為君庶不失秦天下言訖遺詔王玺付与李斯七泣拜而領又曰卿事朕多年凡大小事皆託於卿且太子扶蘇仁愛誠敬足以承繼惜我見錯誤貶遠方卿等務宜尽心匡輔莫負朕於地下之望也言畢遂崩在位三十七年寿五十歲趙高李斯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棺載於輜涼車中隨所至進食奏事亦如平時車后以鮑魚混其氣味人無有知之者次日高說李斯曰大丈夫不可一日無叔上則爵祿去而身危我欲君侯改認立公子胡亥未知君意何如斯曰此亡國之言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謂長子之信任蒙恬与君侯孰優斯曰不如也高曰且扶蘇明而能斷剛而有為况与君不相得若立為君决以蒙恬為丞相奪君侯之印而与之君决見罢歸鄉里然后徐上浸害死无葬地矣

此蒙自  
是奇異



此則  
公子當  
定矣  
不然自  
有禍

君何不自悟耶斯沉吟良久曰子言極善但不忍看遺囑也高曰尊其遺囑而身危眉其遺囑而叔父二者之間於君取之斯起謝曰重如子教遂同說胡亥曰今日之叔其存亡在公子與丞相及高耳如若奉詔立長子為君必叔歸於他人招之不來揮之不去退處僻地不過一常人耳乍當寃沃一旦失位心欲安耶臣與丞相意欲改詔立公子為君共享富貴不知公子之意何如亥曰廢兄而立弟亂倫也違父而擅不孝也取人而害之不仁也三者逆理亂常天下不服不可為也高曰信小節而失大事守微義而泥遠面君子謂其不達也况時不可錯過叔不可假人公子急當自思勿致後悔亥曰任卿為之高大喜遂同李斯改詔賜扶蘇死立胡亥為太子遣問樂實詔問樂亦不知始皇駕即於駕承命上馬前行至上即入城傳命扶蘇蒙恬急出迎詔俯听宣讀

詔曰

朕聞三代以孝治天下而大本父以此立倫子以此及朕遠也則悼理逆常非道也長子扶蘇不能仰承恩命闕地立功乃敢上書

斯高立  
胡亥不  
復忌二  
人皆知  
威令之  
素行而  
臣子不  
敢復請  
也扶蘇  
之不敢  
請亦知  
始皇之  
驚悍而  
不可回  
置料其  
偽執處  
以法  
毒天下  
者不中

誹謗大肆狂逆父子之情似若可矜而宗社之法則不可放也詔立胡亥為太子廢爾為庶人賜藥酒短刀即宜自決其將軍蒙恬統兵在外不能匡扶國政本欲加誅以築城之工未完姑晉督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扶蘇接詔拜畢大泣而言曰兒素以直切諫君何恨之甚乎遂接毒而飲蒙恬急止之曰皇上使臣統領大衆三十萬駐節此陞託殿下久佳監督此天下之重任也既受以重任而又賜死恐中有詐不若面見奏請若果無虛死未晚也扶蘇曰父命既出理不可違若復奏請愈增不孝言訖遂服毒而死蒙恬覆屍痛哭不止三軍莫不垂淚

后史官有詩曰

本國痛憐蘇太子

千年遺恨下勝愁

至今谷口泉鳴咽

猶似秦人怨李斯

梁見扶蘇毒死遂回復命斯高大喜啓知胡亥上聞傷悼不已即傳命



及其子  
孫君人  
不可不

父喪回葬而去

漢祖亡殤斬白蛇

却說胡亥回至咸陽襲即帝位是為二世皇帝  
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以宮女無子者殉葬  
中於是大叔俱斯高推掌嚴刑酷法殘虐百姓  
大臣公子有罪者輒行誅戮四海怨望干戈  
起二世思有家恬在外兄弟子姪在內恐復作  
亂欲召盡殺之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  
也一旦弃絕而用無行之人是使群臣不自相  
信而戰士之志離也二世不聽欲夷蒙氏九族  
恬聞而嘆之曰吾積功績於秦三世矣今  
為斯高所讒以吾將兵三十餘萬豈不足  
不妄為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不忘先王之恩

亦明於  
死不二  
誅去守  
死守見  
死守見  
死守見

以倍叛而寧守義不妄為者為不敢辱先人之教不忘先王之恩也遂飲  
鴆而死三世聞恬自死將其兄弟子姪及徒於蜀平日斯高所忌憚者惟  
扶蘇蒙恬耳今皆誅戮无一於恬遂勸二世專行嚴法凡軍國大事按不  
奏聞由是盜賊蜂起吳楚之間兵无刻息陳勝吳廣起於新武臣起於趙  
劉邦起於沛項良起於吳四海縱橫萬民塗炭二世惟荒淫酒色不務權  
綱各處章奏畧无所聞却說沛縣一人姓劉名邦字季母媪嘗休息於大  
澤隄塘之上夢與神龍交會忽時雷電晦冥邦父往而視之則見蛟龍見  
於其上母遂有娠後生邦龍顏鳳準美鬚奇髯左股下有七十二黑子豁  
達大度不事生產及年壯考試補吏為泗上亭長好酒色人多狎侮獨卑  
父人呂文見邦狀貌非俗甚愛奇之嘗曰劉季但時未遇人故輕之若一  
朝得地其貴不可言也因歸家謀諸妻媪願將女顏與邦為配媪怒曰往  
日曾許沛令今何復許此下賤人也文曰此非汝兒女子所知也遂邀邦  
入坐晉其甚歡呂公奉酒勸邦曰君狀貌大貴當自愛重吾有一小女願



公職  
沛公為  
天子又  
武傑吟  
為諸侯  
大有眼  
力

奉君為箕箒之婦万勿拒也邦曰吾三事未立切歎於心幼而失孝力弱  
无勇貧不自贍有此三短豈敢屈公之媛也吕公曰吾意已决何是謙乎  
邦遂請公同媪拜謝酒深辞婦吕公送出忽見一人望邦長揖曰連日訪  
君未假一見吕公相其身材凜凜七相貌堂七声若巨雷暗思此人一盛世  
諸侯也隨於路傍酒館復邀邦与入飲問曰壯士姓名答曰某姓樊名譽  
沛縣人也以屠狗為事因訪刘季幸遇賢丈又辱賜酒敢問公何姓氏公  
曰某姓吕名文單父人也客居沛聞君名久矣幸得相見欲有一言請問  
君有内助否噲曰某少孤貧尚未有配公曰吾長女名顏已許刘季次女  
名須欲許事君七意何如噲謙不敢當邦曰今日之会真奇遇也一日之  
間公以二女而許吾輩公善於相想知吾等足可以保妻子也君何辞焉  
遂相罗拜天醉而散次日沛縣遣邦送徒夫赴驪山中途多逃去者晚至  
豐西澤中邦曰公等拘解赴後旁无期限逃之者既得生見在者恐獨苦  
不若縱汝各任所往庶免死工所也眾皆拜伏曰秦法甚嚴我輩雖得生

刘季斬  
蛇之事  
是必有  
之老姬  
夜哭之  
言亦於  
怪誕下  
过味勝  
矣當覺  
魚狐鳴  
之故習  
耳未足  
信也

恐負累君罪不輕也邦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中有十餘壯士願相  
從不忍捨去是日邦被酒大醉夜從小路潜走先令一人導引正行之際  
忽還報曰前有大蛇長十餘丈當道攔阻不若從別路而往免被所傷害  
也邦曰壯士行路何畏小蝎遂撩衣仗劍奔步向前蛇見邦至陰雲驟起  
帷霧齊生邦側身躲过望蛇當腰一剑斬為兩段間行數里眾壯士大驚  
曰刘季平日最怯今奮力勇敢如此遂同隱於芒碭山澤間沛中子弟多  
歸附者後有人到断蛇處見一老姬每夜伏蛇哀哭声甚悲切人問姬曰  
蛇死除害尔何哭耶姬曰乃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被赤帝子斬之  
是以哀哭无所歸也人皆不信疑以為恠急欲杖擊之老姬忽然不見人  
以是告邦七聞甚喜

後有胡曾詩曰

白蛇初断路人通  
不是咸陽將瓦解

漢祖龍泉血染紅  
素灵那哭月明中



却說邦自斬蛇之後四方歸附者數百餘人威力稍振時沛縣吏蕭何曹參見秦益暴虐賦役煩重欲扶沛令聚眾背叛乃令樊噲召邦同議邦即同噲領數百人趨沛声势赫奕沛令驚悔乃召蕭曹責曰尔假以扶我為名結引外兵招虎為翼欲生禍於吾也屢次欲斬眾人劝免是夜蕭曹糾台心腹數十人越城投邦聚議因進言曰沛令庸才不足以議大事公今声势浩大莫若乘此得沛暫屯人馬漸次招抚逃亡之人倡為義舉四方響應天下可圖也邦曰貧公若肯俯從大義必須賺開沛城襲殺沛令立賢主以從人望然後大事可成也二公計將安出蕭曹曰城中父老正在驚惶若今夜作書曉諭百姓陳其利害束箭射入城中使其內變不一二日城可下也邦從其言即作書射入城去書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民不聊生豪傑並起今我倡義聚眾從公議擇沛主往應諸侯以共成大事如尔開城早降免致屠戮若爾順天命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後悔何及也諸父老得書議曰見今刘季勒兵圍城蕭曹俱已歸附恐城破之日吾父子

此沛令起兵之

兄弟性命難保且吾親其狀視多奇備神武多靈應有受命之符不如放早開城出降迎立為縣長共成大事衆子弟皆許諾即時領衆圍住沛縣大呼曰秦為無道令負殘暴虐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吳楚之間亂無虛日今刘邦倡義舉兵以應諸侯誅無道秦誠義舉也縣令庸弱不足以濟事吾等心實不服於是攻殺之即開城門拜降迎立為沛公不題却說秦發問左成也漁陽州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皆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當新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聞言皆從會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築壇盟誓號稱大楚入據陳中陳中父老請曰將軍起兵首事以圖大業當立為王以威壓人望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無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党為秦益敵上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而帝業

此陳涉起兵之



成矣涉不聽自立為王諸郡縣百姓苦秦苛法見涉起兵爭殺  
長吏以應涉時謁者行人從東方來以所在盜賊反聞二世大怒  
召丞相李斯請讓之曰卿居三公之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驚懼  
乃阿二世意對曰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群臣百姓救  
過不給何變之能面二世大悅於是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  
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秦民益駭惧思亂矣却說陳勝  
吳廣起兵於鄆亦沛郡立為陳王那時秦法不許民間藏隱寸鐵故  
眾無刀鎗鈞戟長鋸等器械只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奮臂大呼  
天下雲集響應於是事急二世聞知即遣司馬欣董翳佐章  
即合兵擊盜欣等領旨即日整點兵馬進擊戰未數合陳王  
敗走其御姓莊名賈殺陳王以降不題却說陳涉起兵之時有會  
稽太守姓殷名通欲起兵以應之使梁為將梁乃使項籍斬之籍  
即拔劍向通一斫通死於地闔郡皆驚梁佩其印綬呼衙吏人等

此項籍  
起兵之  
由

曰春就掌職繼事乃自為會稽太守以籍為裨偏將徇下縣時有二牙  
將季布鍾離昧高声大叫籍曰何將吾殷通殺之籍曰因秦王亂政  
苦虐黎民吾等欲起兵建義旗為天下誅殘去暴秦爾殷通不  
肯助援因此故將殷通殺死汝二人若有伐秦之志可放早歸順同勉  
立功業此千載一時也二將悅服因曰即今欲起兵必先得武畧之  
士以應人望摠集各處人馬方可濟事聞得會稽塗山下有于  
英恒楚等聚子弟八千名甚有武畧汝若收得二人則八千子  
弟俱可順服天下不难圖矣籍聞言大喜因置酒大會飲罷  
將二人所言述以告梁亦大喜即令籍同季布鍾離昧徑往塗  
山果見于英恒楚等并八千等人因入見謂之曰吾本楚將項燕  
之後典叔父梁因見秦王無道所在逢蠱起今欲起兵往伐以救百  
姓之困柰少勇力略之士聞季布鍾離昧言及二位敬來此處同處  
未知爾等有何主意于英恒楚等言曰欲要我得同伐暴秦未



虞太公女配項籍



知尔勇如何即今禹王庙内有三个石鼎不知  
斤重你若推得倒扶得起我等便降汝籍大喜  
掩衣戲手連推三個鼎倒又扶起又一手插入  
鼎下平身託起逸禹王庙前後三次面皮下紅  
口不出氣喘恒楚等大服之皆一齊不拜願  
助伐秦即請籍入山筵宴次日一同下山適見  
一簇人開籍問何故一人言曰那水田常有一  
黑龍出來變成一黑馬踐害人田禾衆不能伏  
之籍曰我自能擒之話未終果見馬來籍執  
鞭與敵馬見籍立地來撲閉經數次馬伏於地  
籍跳上馬背騎住衆人無不驚服悉置酒  
款待有虞太公向前言曰賢公既為吾等除  
害敢留數日以酬拜謝籍曰吾為公爭至此不

敢又稽也籍遂從之入庄施礼坐畢老人慇懃進酒籍問曰賢公高姓未  
曾相識蒙愛若是老人曰愚姓虞派行第一人呼某為虞一公敢問將軍  
青春幾何籍曰某年二十四歲虞公曰將軍有空家否籍曰尚未擇配公  
曰某年老无子止生一女生而聰慧幽閑貞靜不輕笑語雖内戚未嘗輕  
見其面自幼讀書通大義其母生時夢五鳳鳴於室後長成知其必大貴  
也村中雖有豪家子弟皆愚陋不足為配適見將軍力能奉鼎勇敵萬人  
倡率義兵志在天下乃並世之英勇也願以弱息為君配將軍若何籍起  
再拜稱謝公隨呼虞姬出見蘭姿蕙質真傾國之色也  
後史詩讚曰

虞姬  
國色  
竟死  
抄丁古  
夾紅顏  
多薄命  
去比之  
威姬人  
屍之慘  
則虞姬  
更高出  
万七矣

雲髮花顏玉雪肌

風流嬌態人爭羨

絕勝飛燕與西施

正值春光艷冶時

籍遂解所佩宝劍為定又恐人馬騷擾於是傳令起行回至會稽城內領  
二將參見項梁上見一將雄壯士糾上武夫所領八千子弟及是精銳



人馬又將所降馬牽過堂下高七尺長一丈直龍駒也梁遂取名曰烏騅  
籍又以虞姬許配之事告知梁大喜曰子自起兵招亡納叛人心順附若  
此取天下不难也數日梁遣人娶虞姬婦會稽與籍成親就帶堂弟虞子  
期隨軍所用不旬月間梁續招集四方逃亡之士十餘萬人與籍并衆將  
商議伐秦擇日起行會稽父老遮道告曰君去誰與為守梁曰當日取會  
稽之時不過借屯軍馬以圖大事耳今大軍駐札日又恐騷擾地方徑過  
江伐秦與爾除殘去暴他日成事會稽免稅十年尔等各安生理或有資  
守來為主也衆老伏地不忍捨去梁揮動人馬起行由大路过江抵淮三  
軍不能前進背馬報曰前有一軍阻路梁遣籍探望之旗開處一人出馬  
威武雄健風神峻烈籍曰尔何人氏攔阻大兵谷曰其姓英名布六安人  
也嘗聞兵出有名是謂正兵尔皆無名之師潛過淮西資紂為惡是以阻  
之籍曰其姓項名籍楚將項燕之後見秦二世无道會稽起兵降八千子  
弟衆數十萬要與楚復舊仇除殘拯正以安天下何為無名耶桓楚聞是

千軍易得二語自是不虛

英布乃馬出陣大呼曰英將軍何不下馬我已歸降楚矣願如前約布見  
桓楚遂下伏降籍曰二公想亦舊識楚曰英將軍武勇天下无敵昔魯修  
驪山亡命過江投某上晉資助盤費各相盟約但得資主同心匡輔前日  
聞在淮聚兵起義未得的信不意今日相會布曰楚將軍興率義兵願與  
為應籍大喜隨引見梁上喜曰千軍易得一將难求今得英將軍如獲萬  
里長城也遂合兵一處次日陞帳與衆將議曰今人馬將佐日漸強大足  
可行事但少一謀士為之奈何布曰近聞淮陽居巢有一老人姓范名增  
年將七十足智多謀雖古孫吳不能過也若得此人歸楚不半載而可興  
矣梁曰无人性聘布曰某即願往梁大喜就具幣帛與布起行而去

范增計立楚懷王

却說范增正於庄館抚琴門人報曰外有一名壯士欲謁仙長未知何人  
增即罷琴整冠出迎布見增蒼龍鶴髮高巾布袍腹隱甲兵胸藏妙算飄  
然若神仙之像也布行礼畢增問公何人氏布遂將所具幣帛獻上告曰



增知  
楚非真  
命何不  
依真命  
首出而  
後從之  
乎里抱  
經濟之  
才負孫  
吳之策  
徒付之  
空耳

吾乃六安人也姓英名布為二世殘生英雄並起各殺郡守以應諸侯楚  
將項梁聞先生抱經濟之才負孫吳之策故遣愚下拜請扶孤起義誅暴  
救民願先生早赴无拒增曰吾聞二世酷暴久矣恨无路與兵以除患害  
今子奉楚將項梁之命遠來礼請机会可為正合吾意但子初會且暫回  
明日相見即領來命布復懇曰幸見先生如獲珠玉若待明日又生別議  
願先生勿卻增固拒不下即受其礼延布於上坐置酒相待增沉思楚運  
默算與隆遂頓足曰楚非真命終无遠圖但大丈夫一言既許万金不易  
豈可悔也次日同布即行既至布先入報梁整衣出迎延之上坐乃曰又  
聞先生令各日夜懸掛恨軍務煩劇未能得見昨遣英布礼請幸先生不  
棄屈賜垂顧大慰平生之願萬惟先生尽心吐露以匡不及增起拜曰將  
軍世為楚後倡此義奉天下歸心萬民屬望威武所及孰不仰服但增老  
年邁料无長識今蒙礼召敢不竭心成業報厚遇之恩耶梁大喜終日與  
增談論其運决机籌鬼神冥測自謂相見之晚也一日梁因差人探听



范增定計伐陳勝

陳勝消息差人回報言勝被章邯所破並言  
殺諸侯悉皆解散梁大驚曰吾欲糾合諸侯助  
勝伐暴不意敗績已死吾兵不可輕動遂同范  
增計議增曰陳勝貪利小人不足共成大事且  
今日之敗實由不立楚後而自據為王急欲富  
貴而无遠慮之計所以取敗也今將軍起義而  
四方之士莫不聞風而來者非有他也盖以將  
軍世為楚將必能立楚後而誅无道也為今之  
計莫若先立楚而報六國之仇公天下之義奉  
也人心悅服諸侯響應秦雖強而一卒可破矣  
梁曰此謀甚善遂以增為軍師差人遍訪楚後  
却說楚自秦滅之後子孫星散国脉已絕遍求  
尋訪並無踪跡差人回說梁大怒令痛責之復



鍾離昧再訪昧與從人議曰楚後決不在城定於鄉村僻處埋名隱避  
恐人知害衆皆曰然遂遍歷訪至南淮浦地見一群牧羊小童趕一童打  
昧見其童容貌異衆豐準大耳眉清目秀被群兒趕打甚急畧无愠色昧  
近問曰汝為何被群兒趕打童曰衆皆人之親子獨我孤幼流於王社長  
豕牧羊因言彼雖驕恃乃百姓之家我雖流落乃王侯之族衆童不信遂  
將趕打昧曰汝既王侯之族姓名何氏童曰自小在外逃失鄉貫昧近再  
三追問童見逼緊心惧欲走昧笑抱住低語言曰見汝容貌異衆後必大  
貫實說姓名吾與佐主童曰我今年一十三歲來此已八年矣常聞老母  
說是楚懷王嫡派子孫因兵亂荒逃潛於此是知王侯之族昧听急呼衆  
人扶童上馬徑到王社長家草堂上請其老母相見社長驚惶不知何謂  
乃伏於告曰某山僻農夫不知國法有何觸犯乞大人赦罪昧曰汝快請  
童母出見有話與說社長即令其母更換衣出各相札畢昧問童所籍貫  
來歷母不肯說昧極懇求遂將貼身汗衫取出與昧上接見上寫着楚懷

范增也  
梁丘楚  
後為梁  
而不為  
楚乃詭  
計也

王嫡孫米心楚太子夫人衛氏宗派相傳俱有根柢上有國寶錄記看罷  
大喜遂拜伏行札畢喚社長分付與小殿下更換衣服同送到淮西見項  
將軍重加賞賜社長依命即同赴往至淮西見項梁具將前事告知梁甚  
喜就擇日立米心為懷王母夫人衛氏為皇太后封梁為武信君籍為大  
司馬副將軍范增為軍師季布鍾離昧為都騎英布為偏將軍桓楚下英  
為散騎大小官將俱受封賞令王社長回鄉賞金五十兩綵帛一束社長  
謝恩而退由是楚兵日加強盛各處諸侯望風而來時楚將宋義在江下  
聚兵聞梁立楚之後領兵三萬會合伐秦與梁相見引朝見懷王封為卿  
子冠軍義退與籍議曰淮西雖楚地不足為都今見陳嬰駐兵盱眙地將  
軍可與會合立為根本西向伐秦攻則可破歸則可守此万全之策也籍  
曰善遂與武信君奏知懷王整率大軍分作三路而行前望盱眙進發將  
近淮河忽見塵土起處一隊軍馬飛來增持勒馬駐看旌旗上有紅光蔽  
日紫氣冲天增大驚曰此應真命之兆也見當頭一將堯眉舜目降準龍

可和夫  
後來羽  
殺之於  
帳中欲  
杯王於  
中所以



范增既大沛公姓劉名邦字季芒礪山斬蛇豐西澤起義聚兵聞項梁兵至同夏侯嬰焚天子何噲一千衆將領兵來迎糾合一處協力伐秦與梁增相見大喜遂合兵同不背楚過淮河至盱眙會陳嬰聚于一處懷王建都于是文武百官各朝見畢王而事沃傳旨令武信君分兵五萬駐於泗水河有淮陰人韓信仗劍來見項梁以也未至信貌不美欲不用增曰此人外貌清癯中有蘊籍既來投見即當晉用如彭城而若棄置恐塞資路梁從之遂封信為執戟即官晉帳下所用初信貧時釣此固完魚淮下終日不得一飯漂母見信有飢色以飯與之信謝曰吾後得地當大夫夫重報母未遇之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一日信往時類如市有淮陰惡少年辱之曰爾常佩劍上街能刺我耶如不能刺當出我騰此翁何下信俛首從其勝過市人皆咲之以為怯獨許負善相見信謂曰君有王足以前侯之貴當為天下元戎富貴不輕信咲曰衣食全無豈望貴乎聞梁兵起人孰遂來投見梁止與執戟即官信悶上不悅雜於伺候

卷之一終

新刊京本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前漢志傳卷之二

韓信一言嗔項王

却說楚兵聲勢大振隨到歸附傳入西秦趙高恐懼召章邯議曰方今天下兵馬縱橫吳楚尤甚項梁立楚後與陳嬰劉邦合兵屯聚盱眙十分作亂恐兵臨秦地震動京輔汝為大將坐視不殺悔將何及邯曰連日傳報正欲具奏出師不意丞相召邯會議且貴神速不可迂延言罷即同司馬歆董翳李由統領精兵三十餘萬出函谷關東回伐魏以次伐楚魏見秦兵勢衆不敢出戰遣二使求救於齊楚二國齊王田儋親領兵救魏楚以新得襄陽舊將項明兵三萬令明領兵先臨魏境遙為之勢邯遣司馬欣禦齊董翳禦楚自領大兵於後救應各遵命去是日欣與齊王田儋對敵欣令後軍分二路為左右翼埋伏自領輕騎一千與儋交戰儋見兵稀少盡力截殺欣詐敗儋驅兵追趕忽聽金鼓齊鳴秦兵兩路突出箭如飛



司馬欣斬田儼



兩儼知中計急欲回走背巾一箭落馬欣乘勢  
斬下其首齊兵大敗董翳兵至南魏正遇項明  
翳兵遠行未及歇息人馬疲乏明兵一出翳不  
能敵退三十里駐紮明領大兵追殺翳敗奔走  
正在危急章邯後兵俱到急遣李由出救當頭  
截住戰不三合斬明於馬下楚兵大敗逃走秦  
遂收兵合於一處魏王咎聞救兵已敗孤城難  
守遂同魏豹棄城出西門奔楚章邯兵入城安  
撫百姓隨起前行至東阿駐紮却說項明敗殘  
人馬回見楚王奏曰秦將章邯兵勢浩大齊魏  
兵俱被殺敗今屯駐東阿指日入寇乞陛下早  
發兵禦王聞大驚急召武信君會議梁曰臣親  
領兵先斬章邯次起伐秦方可取勝王唯奏令

梁同籍范增等領兵二十萬赴東阿來離城三十里下寨兩軍相對項籍  
出馬謂邯曰爾秦二世無道趙高大賜惡逆結黨害民不過魚游釜中尚  
不知死乃敢更入寇耶邯曰某上國天兵所向無敵汝乃湖南草莽豈立  
楚後豈足為天人之應哉籍大怒舉鎗直取邯亦拍馬相迎約戰十合章  
邯敗走驅兵趕上十里之地李由特由乃李接過章邯攔住去路籍大喝  
一聲由馬倒退二十步之遠籍正欲刺司馬欣董翳截住兩邊混戰金鼓  
連天二將抵不住撥馬回走羽後追殺梁恐深入重地復差孟布桓楚于  
英領兵五千接應大殺一陣章邯敗走收點殘軍下寨議曰楚兵勢盛不  
可力敵當用緩計圖之方可取勝衆將答曰將軍所見甚當遂按兵不出  
却說籍回兵見梁備說章邯兵敗之事項梁大喜曰章邯舊有虛名今年  
老力乏料無能為也遂宴會中將盡醉而散次日籍仍領兵分作三路而  
出自引兵敵中路英布敵西路劉邦敵東路鼓譟大進邯見楚軍勢重技  
寨起走籍急催軍追趕把秦兵拆為三處章邯走定陶司馬欣董翳走濮

項梁此  
言是輕  
敵也焉  
得不敢







却說項羽聞武信君被章邯所殺哭倒于地諸將扶起及意解勸羽曰吾自幼死父蒙叔父抚养成人教習兵法視之如子今一旦功業未竟中道而殂此心如碎安能已於情乎言畢又哭范增曰為國捐軀臣子之大節不矣項將軍雖命數如此而楚之大業已就天下望風歸附者五十萬眾將軍果能承繼其志恢弘疆宇滅秦定楚追封為王血食百世將軍之大孝畢矣何必效鬼女子於悲泣之間耶羽起謝曰謹領先生之教遂起兵急趨定陶會宋義則和合共一處與武信君掛孝率諸將扶棺行祭葬於定陶次日起兵徑奔陳留而未到時章邯軍已渡河攻擊趙矣趙王歇陳餘張耳等出戰俱被章邯殺敗夜奔鉅鹿堅壁不出隨差人赴楚求救而去却說項羽同宋義范增議曰今章邯渡河聲勢復振武信君新葬懷王獨守盱眙恐非長策不若回軍屯都彭城再作區處眾皆然之遂傳令三軍回至盱眙次早朝見懷王具奏其事主聞涕死大聲哀慟稍復奏曰武信君新亡我軍銳氣已挫矣見今章邯屯兵鉅鹿破趙後必入寇西楚不如

之哭  
是情



項羽点在救趙

先調兵征勦我王遷都彭城以為犄角之勢不可緩也言未畢忽人報曰趙遣使求救王令召入問邯虛實使曰秦兵三十萬圍困鉅鹿將一月矣趙軍食盡人馬死皆過半指日城破左靈受害願大王憐而救之王聞大驚即以宋義為大將軍項羽為副將軍范增為君師領二十萬人馬往鉅鹿救趙兵至安陽地宋義按兵不動欲遣子宋襄相齊乃曰邯兵困趙日久今心志懈馳人無鬥志我兵遲緩數日坐觀其散待即兵懈惰即奔攻之邯必擒矣遂延四十六日不進羽曰秦軍圍趙甚急城內死者七八若能乘彼攻圍日久鼓譟大進攻擊其外趙兵殺出以應於內內外夾攻秦軍必走而邯可擒也義曰



言才... 不然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蟻... 志在於大不在於小也... 若章邯勝則秦兵... 疲乏吾能承其敝而攻之必破矣... 若章邯不勝則引兵而西亦可破矣... 此... 兵卒不勞而坐觀勝負也... 若披堅執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傳... 令軍中縱使三軍之猛如虎其狼如羊其貪如狼苟有違令不從者即斬... 又陰遣子襄為齊國相親送至無鹽饗而回復飲酒高會時至天寒大雨... 士卒皆在雨中忍飢受凍... 將奮勇戮力急欲攻秦今乃久留不進况年荒民飢士無積糧今乃飲酒... 高會待秦強盛趙勢怯弱以弱敵強何得秦敝且武信君新破楚王坐不... 安席太掃境內之兵盡屬將軍非專為救趙實欲假此破秦以雪前日之... 恨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終日私宴非社稷之臣也... 義終不... 聽羽深恨之次日義早陞帳羽仗劍直入大呼曰宋義與齊謀反今子襄... 與齊結連外應故留其不進意欲吞取西楚吾今奉楚王密旨斬義以... 三軍義聞欲後逃走羽奔步趕上揪住一劍砍為兩段眾將皆悅誠服羽

子冠軍  
是絃義  
帝之兆

急追使人追至齊境杀之又使... 離味持節封羽為上將軍自是楚軍威聲大震各國諸侯以英布為先鋒... 領兵二萬渡河邯聞急差司馬欣... 方纔立定英布軍到二將出馬交鋒並不吞話正戰之際只見秦軍自... 從后一將殺出乃上將軍項羽也二將大驚... 其軍器輜重不記數自待後軍俱到... 曉諭三軍先復退志眾等大諾曰願從將軍以一死戰二世二年十一月... 項羽大兵連夜鼓譟進攻章邯范增與鍾離昧議曰項將軍急欲進攻破... 釜沉船倘三日未下而軍无可食當差一將星夜趨糧過河接應庶不失... 慢大事昧曰先生所慮甚遠遂依而去却說司馬欣等被項羽英布冲杀... 一陣回見章邯備說所事邯急召秦將王離涉聞蘇角孟防韓章李忠章... 平周緄王官等分付曰項羽勇冠三軍不可輕敵汝等各隊人馬分爲九... 路合併截杀必獲全勝眾將遵令各調人馬去乞楚兵已到項羽一馬當

沉船破  
釜自分  
死戰羽  
真萬人  
敵者



先章却出馬羽切齒罵曰逢賊杀叔父此仇不共戴天言訖挺鎗直取二馬交戰杀五十合章却敗走羽后追襲王离出馬約戰二十合羽大喝一聲活捉王离却見毋敗換馬回走羽大叫逞賊休走催軍急趕羽騎鳥騮走馬日行千里衆軍跟獲不上疋馬飛奔追却見羽無軍護復回馬戰力如山却難遮敵正在危急忽涉間兵到接住斬杀戰不十合被羽一鞭打於馬下却見涉間落馬急与項牙將宋文等弃死救項羽后軍俱到英布桓楚各冲混杀却軍大敗而走羽見天色漸晚恐有伏兵接應鳴金收軍安寨頓歇范增進曰將軍以入重地天色陰晦雖防賊兵劫寨羽范增能料兵曰軍師之言是也增即傳令於小山口另安營寨屯駐軍馬大寨內多積柴草虛立旗號以待敵兵令桓楚于英丁公雍齒四將領兵埋伏見大寨火起章却必中吾計汝等四面勦杀阻住去路不可走脫四人領命去訖又喚英布謂曰汝可領兵二千於正西大路埋伏阻當秦軍接應不可誤也各分付定請羽於小寨內專等敵軍却說章却領敗殘軍馬投蘇角寨

与司馬欣董翳合兵一處離楚營三十里角曰今楚兵得勝人馬疲倦必不防備吾引輕騎人馬從東路殺奔楚寨之后却破營寨將軍從西路杀進兩下攻夾使彼首尾不能相救應此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雖不能大獲全勝亦可以挫其銳也却曰正合吾意蘇角隨領一萬人馬至楚營見其旗幟不整轅門緊閉大喊一聲齊杀入寨巧一空營也即欲回時寨中一聲砲响四下火起喊声大振角急杀出投望西走桓楚于英丁公雍齒四將攔住去路拍馬復望山東小路而走忽听鼓角齐鸣喊声大率一將大喝曰无謀匹夫認得楚將軍項羽否蘇角驚慌莫知所措被羽一鎗刺於馬下却聞東路喊杀連天不知蘇角勝負領軍緩上哨探只見楚兵俱杀將至時天色漸明秦兵拔寨起走章却断后正行之間忽英布當頭截住二馬相交兵刃並卒戰五十合不分勝敗羽軍又至見布戰却不下急奔助余却兵敗走正趕之間山后一軍閃出乃秦將孟防接住桓楚挺鎗直取交一合刺於馬下却見防拆急投西走桓楚拍馬追趕至一山崗



章邯與布交戰



十長  
難  
不  
人而  
過國  
十萬  
生靈之  
命也

邯馬困乏連人倒於坡下楚急近斬山后門  
出一將乃秦將韓章飛近截住救邯上馬二  
人正戰之間英羽大兵俱到章敵不住撥馬  
回走羽揮三軍一併追趕邯等眾將投奔李  
遇寨去楚軍趕至見其當路扎營亦屯駐下  
范增進曰今晚秦兵恐我劫寨定於高陽坡  
下埋伏人馬設立空營以待吾入羽曰先生  
何策破之增曰將軍統兵三萬選佳其寨遙  
為之勢再另兩路來攻合併近安使彼措手  
不及邯可擒也羽大喜差英布領一萬軍  
出南路桓楚領一萬哨出北路自領三萬出中  
路各分而去却說章邯與李遇議曰楚兵車  
日大勝今晚定來劫寨不可領兵五千南坡下  
伏我同司馬放火大營石埋伏候楚兵到三路並  
必禽項羽眾將依令分兵去訖是夜三更分  
至其寨大寨金鼓即知正欲未出忽見南北  
路伏兵一敗回楚兵趕至不敢出戰急收兵

路得勝急催人馬追趕至趙城天色漸曉城上陳餘張耳探見秦兵敗  
至鼓譟殺出接應章邯領數騎落荒逃走英布急馬追趕轉至東門其將  
章平救應交戰三十合平回保邯奔望曲陽小路忽見塵頭起處陳餘王  
官接應布見有救遂同桓楚合兵回見項羽時趙王歇同張耳陳餘城外  
置酒拜迎楚兵進城羽曰不可且乘章邯勢散勅殺餘孽滅秦之族正在  
此幸着人馬進城迂延時日養成賊勢致費勞軍乃留李布鍾離昧統兵  
二十萬於城外駐扎斬王離涉間以示威武自領精兵三十萬追趕章邯  
未知如何

高獻鹿謀二世

却說項羽統兵追襲章邯所到郡縣軍食盡將迎候羽軍各路諸侯膝行  
而見羽勢益震邯兵遠上遁逃范增諫曰章邯遠遁諸侯順附天人響應  
之時正將軍化家為國之日也何必親冒矢石追此窮寇况三日之間已  
經九戰破秦兵三十萬古今用兵將軍為首稱也以增愚見不若且屯兵



范增勸羽屯兵漳南



漳南養蓄精銳吾料趙高乃妬忘小人二世昏闇不知征戰之苦章邯居外兵不應手心志恍惚持疑不定兼之以將軍之神武破邯滅秦指日可見矣羽曰謹如先生之教遂屯兵漳南却說章邯收點殘軍十萬過漳河北於函谷關有人傳入西秦說邯折兵三十萬天下諸侯各據一國不久楚項羽侵奪秦地近侍宦官宮妾人等聞各驚惶欲進啓奏秦趙高把持內禁有不順者即生事害之由是群臣不敢側目而視一日高獻一鹿與二世猶言是馬二世咲曰丞相誤矣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其意者有言鹿者高即陰害之群臣愈加畏懼城口不言國政大權總歸高執李斯常與七不樂高知其意遂乘便說曰關東群盜

蜂起章邯新敗國家歲上乎不寧矣况阿房宮工程浩大亦當暫止吾臣豈不當進言此工君侯之事何不諫之斯曰上在深宮內閣無由得見高曰君侯具奏我與通之一日二世於宮中燕樂高即使人傳斯與連請謁三次二世大怒曰朕正居此燕樂卿何侮慢之甚耶高曰沙丘主謀李斯預力况且怨望无甚前長子由為三川郡守與楚相通至今未明斯居外權重於陛下與楚人往來實有意焉陛下當察之斯聞高有陰害之意乃上書言高之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蕪不通私情朕實知其賢而君乃疑之者何也且朕若無趙君將誰為任君前止望阿房者乃先帝所為也君不能禁止盜賊反欲朕違先帝之志以成不孝之名是上不去忠先帝次不能忠於朕何以君相位耶遂下廷議鞠問以為私通楚盜謀危社稷當腰斬夷三族縛斯於咸陽市斯顧中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以為樂豈可得乎父子放声大哭腰斬而死

斯誠可哀也

後有胡曾詩曰



夷三族則大甚

上蔡東門狡兔肥

李斯何事望南歸

功成不解謀身退

直待雲陽血染衣

趙高自害李斯權勢愈重章邯屯軍函谷關士卒无糧多處諸侯皆與楚會合乃攻秦勢危極甚邯差人節傳報事俱被趙高沉匿衆官妾聞風終日愁悶一日二世獵回宮妾迎入後殿二世就寢安歇未及至睡忽斥帟宵低言相說二世急起喚中宮嬪入問中泣奏曰妾聞傳報章邯折兵三十餘万秦地不父為楚所奪臣等死無墓地矣二世大驚曰汝等何以知之中曰内外無一人不曉惟陛下被高蒙蔽故不得而聞也望陛下急將何治二世即召高入罵曰汝為丞相大小俱係執掌今兵敗於楚天下變亂國家正在危急汝何不奏聞朕尚終日朕前欺誑罪當誅戮高叩首啓曰臣雖倍員丞相只理內事侍奉陛下坐享太平若征討賊寇在大將軍章邯王離等掌陛下可差人追問邯等慢君之罪再選大將征進自然无事外边声勢不过妄人傳說况章邯又无奏報陛下何乃宮常之言而怒

將一國之將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係於呼吸瞬息之間司馬門奏事乃爾三月而不得報禍其可畏也哉

恠臣耶二世聞高巧飾遂安心依不理政事高退坐思此必章邯因差奏事不與舉行客使人通內宦私欲壞吾正心問忽人報曰邯差長史司馬欣奏事高曰着其朝門外伺候三日不令進見欣曰丞相怒恨章邯要追慢君之罪轉通家僮打聽消息次日家僮私謂欣曰丞相怒恨章邯要追慢君之罪汝今欲進正入網中不如退避為妙欣聞大驚急同從人上馬坐夜奔走函谷關去却說趙高稽欣數日拘禁三家老小欲尋圈套追問重罪不意欣知逃去高令門官召入門官進言欣已逃去二日高大怒急令牙將各備快馬追趕兩日不及回見趙高備說所事高愈怒痛責牙將進內奏知二世說章邯等又專閩外略無寸功喪師斃將外寇關中震動恐貽患地方緣情論罪法當賜死合再大將代掌征伐庶為便益二世准奏高即令姪趙常為使召回邯等問罪却說司馬欣連夜逃回見章邯具告所事邯聞大驚急與重等計議翳曰趙高權奸極難測度一言之際李斯夷族今若嗔怒我輩定遭毒手傍有謀士陳稀新從咸陽來者亦說趙高



定計已將三家老小拘繫于獄目下有人來取將軍等為李斯標榜矣如  
據兵抗命尚可存活苟隨使入關決無全軀請將軍思之言未異使賫詔  
至衆將迎入大寨開讀

詔曰

朕聞征討之命皆出於天子闕外之寄實主於元戎建立功勳威震  
海內必克乃濟庶副委托汝等統兵征伐喪師辱命差官奏事未有  
明降乃敢輒回上下之分殊為叛背今差騎將趙常往拘繫頭來見  
順命不違尚有酌處如復矯抗罪不容誅故茲詔示相悉宜知  
邯鄲詔畢即將使命擡下大呼之曰吾等披堅執銳親冒矢石萬死一生  
前與趙合九戰十數餘日晝夜未眠每日不得一食  
矣事趙高把不  
容進今反矯詔害吾不若殺汝以雪深恨言訖拔劍即斬趙常性命何如

餘陳書說反章邯

衆將見邯斬使急近諫曰將軍不可若斬使命實為矯抗不若且將監下

再奏二世虛實若何邯遂息怒陳稀進曰趙高已拘公等老小蠱惑之言  
入君心矣公縱有大功誰則知之夷族之禍恐終難免不若斬使以決其  
志邯猶豫不決次日陳餘差人自趙來下書邯拆視之

書曰

使二世 不加誚 譴趙高 不懷忌 嫉則陳 然之書 烏能之 心

白起為秦南并鄢郢北阡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  
北逐戎虜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  
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暴滋益  
多趙高素諷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其  
賁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君居外多內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  
亡秦非萬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  
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仗斧鉞  
質妻子為戮乎陳餘百拜謹書

邯覽書與眾曰觀餘之言極甚當理但不知殺何處為上稀曰別國新



項羽拍案大怒



立孤疑未可歸附惟楚勢蓋天下又兼兵強將  
猛雖大國諸侯亦所勝而見吾知他日滅秦者  
必楚也公當歸之不失封王之望耶曰吾昔殺  
項梁與楚有世恨之仇豈容我乎稀曰將軍將  
軍勿憂我往說之料無見恨耶曰善也稀即上  
馬至楚宮首使人報知羽令人召入札畢謂曰  
困久不行納命欲使汝為說客耶稀曰兩軍相  
持勢力俱困費用不貲百姓疲敝非惟不利於  
秦亦不利於楚也羽曰汝欲何如稀曰章將軍  
勞苦三年身經百戰秦侯趙高日相凌辱守兵  
日久功難報秦今拘秦使抗命斬首願歸將軍  
共成王業令愚一見如赤子之望父母也不記  
尊意以為何如羽怒拍案大呼曰

交此讎不共戴天吾必欲生擒之啖其肉而甘心焉終不放他活也稀曰  
食人之食者當事人之事章耶為秦大將奉秦皇之命以拒敵那  
時事欲其濟功欲其成但知有秦而已不知有將軍也今趙高而  
壅蔽一旦事急恐秦皇誅已故欲以法誅耶以塞其責則是有功亦  
誅无功亦誅所以背秦歸楚者亦惟也楚兵強將勇指日滅秦耳伏乞將  
軍忘昔日之怨受今日之降蓋兵張勢共濟大業羽怒未解范增乃  
從容諫曰大王若殺章耶等是懷怨恨失其大事若得章耶大事  
必成羽乃回嗔作喜曰吾欲與楚滅秦而盾上記私忿恐疑來降者  
心諸侯亦不服矣即允章耶降計回報耶上領眾將到項羽寨中叩  
頭謝罪羽大喜令具符璽立即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將其  
軍為前行謂行而羽即點部下維將項伯項莊項林季布鍾離昧  
龍且周殷丁公雍齒桓楚于英薛角韓光范增陳稀趙歇陳餘李  
左車英布章耶董翳司馬忻等大軍共計四十萬正行間軍情

雍王  
立以為  
之上羽  
於泗水  
與羽盟



項羽章邯於涇水



報曰胡亥羨魏豹引八路諸侯齊王由滎  
王韓廣等俱出馬索戰項羽拍馬挺鎗獨  
戰八將敗兵下馬願降羽却綬衣兵又有鄭  
昌來戰又敗即降項羽不題却說東陽少年  
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為王嬰母止之曰吾為  
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  
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村有所歸嬰乃謂軍  
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况今兵雄將  
勇指日滅秦吾輩欲舉大事不可輕動必  
擇其人而從之軍吏俱應曰可嬰即以兵  
屬項羽同伐秦申十二年二月沛公領兵  
北擊昌邑昌邑在曹州城武縣是過彭越見沛公  
奇備以其所管下之兵從沛公沛公大喜

拜越為魏相使將兵畧定魏地

南陽太守降沛公

夏四月沛公領兵不滿萬人南攻潁川潁川在豫州取之乃引

兵略南陽南陽太守王齕戒令軍吏曰秦王無道百姓暴苦欲其

亡者什家八九今海內諸侯舉義兵者不可勝數惟楚有項羽必

強將勇且身長八尺力能扛鼎人人無不歸降然吾觀其人暗

啞叱咤殘忍躁暴似非當大事之器量竊見沛公寬厚長者

聰明仁恕且又多靈異之兆而狀貌奇偉誠是興王氣象今引

兵略地所過郡縣無不響應聞即日欲引兵畧南陽吾輩不可

阻攔當順人心早開城降明日沛公果引兵至南陽城中排列

香案備牛酒犒勞軍士沛公受降畢下令軍士毋得虜掠妾

殺一人妄取一物如違即斬首徇軍諸將士受令遵其約束秦

民大喜不題却說懷王一日見項羽沛公二人威勢雄大不相

南陽太守  
守齕  
直圭



# 懷王餞項羽沛公



以之開者為王明

上下欲立為王未定是誰乃召帳下諸將問曰項羽沛公一公並有威名朕欲遣羽西伐秦何如諸老將曰羽慄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民喜悅此人可遣懷王曰將軍此言良是但獨遣沛公不遣項羽則羽必怒二人定是紛爭我亦無以自解矣帳下有一老將出班言曰臣有一計可令人作兩闔一闔東字號一闔西字號取東闔者令東路進兵取西闔者令西路進兵兩路同時進兵先入闔者約定為王次者為臣如此何爭之有懷王即召二人至謂其故即令各人各

取一闔沛公該行西路魯公該行東路王囑之曰卿等因秦無道苦虐百姓乃立朕為王以為人望今朕質弱才劣不足以任天下卿等兩路征進如先到咸陽者為王后到者為臣不可負朕之約卿等安天下之後乞致朕於散閒之地庶得養老幸勿他意魯沛伏地告曰臣等尽心王事恢復帝業若有害君之心天必誅之懷王喜曰專望將軍捷音二公拜辭出朝各領兵馬行至定陶駐於一處拜結兄弟沛公為兄魯公為弟置酒會飲盡醉而散次日分路起行沛公兵至北昌邑四門並閉不得前進樊噲欲攻城沛公諭之曰孤城小邑百姓艱苦大軍一動冰消瓦解吾今行師正欲安民統至地方即行強暴非王者之道三軍聞沛公之言傳入城中鼓動內外父老等急告邑令曰小民苦秦苛法如蹈水火今遇沛公軍至地方安堵如時雨之降若復抗拒是逆天也倘一時奮怒城破之後我等皆為齏粉矣公當開城納降庶為順應邑令從之大開城門設香花迎接沛公傳令三軍如有妄取民物者即斬由是百姓愈加感戴風聲所及播聞

行師以安集平定為念自是死歡此沛公所以成帝業也

沛公傳令三軍如有妄取民物者即斬由是百姓愈加感戴風聲所及播聞



遂近隨到郡邑秋毫不犯各處望風歸附不可勝數次日行至高陽邑令  
 王德出城遠迎沛公見其言語清爽器宇出眾延之同坐謂曰賢侯既有  
 降款之意何不從邦伐暴重功名於萬代也德曰從公立名士之志也但  
 一人云 愚去后百姓失所固不忍耳此處有一賢士姓鄼名食其家貧好酒醉后  
 高歌不拘小節人呼為狂士年六十八歲外克若不足取胸中有萬斛珠  
 徒即 璣腹內羅一天星斗知興衰之運識治亂之機真賢士也因秦殘虐焚書  
 坑儒遂假以酒狂為縱常曰吾雖昏醉終日若遇明主必有醒矣明公肯  
 求同往實有補益沛公大喜敢煩公一請德即行鄼生宿酒未醒被衣出  
 見德具言沛公之德荐請之事鄼生曰吾聞沛公虽大度而見賢多慢恐  
 不以礼接則枉道從人反取辱矣德曰先生素有有机變何不抗礼往見以  
 觀其志鄼生然其言遂同往見沛公方偃床使二女洗足鄼生入内長揖  
 不拜而言曰足下欲助秦以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見鄼生老  
 眊語言遽趨乃罵曰豎儒天下苦秦苛久矣吾奉懷王命西誅無道何為

始也 洗而見 終也 衣而謝 正是沛 公願 豪傑

助秦耶生曰足下既欲誅無道必服奉義以服天下也豈可偃見長者而  
 先待人以無礼乎若此則賢士去无与共謀何足以驅逐天下也於是沛  
 公輟洗攝衣即延鄼生上坐謝之曰適來不知先生遽到一時有失迎候  
 休怪 生因說六國縱橫秦皇无道口如懸河便上然而若汪水沛公  
 大喜顧問伐秦之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十萬  
 今欲徑入強秦此謂驅羊以入虎口者也夫陳晋天下之衝四通八達之  
 地城中所積糧草甚多見今陳同守把吾往說之若進陳晋以為根本招  
 集人馬然后乘机以破関中此為上策沛公即遣鄼生往說陳晋令素与  
 生善間生至接入后堂飲酒生曰良禽擇木棲賢臣擇主佐方秦失政諸  
 侯並起吾假為狂遍求真主未得其人昨見沛公隆準龍顏豁達大度行  
 仁義之師布寬厚之政西行伐秦郡邑望風歸附賢侯守此孤城又當衝  
 要之地倘他兵忽至以強凌弱城破民逃徒延頸受死耳失此机会甚為  
 可惜賢侯當思之同聞生言沈思曰先生之言極是但食秦之祿不忍叛



張良見沛公



之生曰二世殘暴天下切齒武王伐紂四海  
歸心聞誅獨夫者紂也未聞弑君也二世今  
之獨夫也何為叛秦耶同即起謝更衣出接  
沛公同蘭曹等衆進城一月增添各人馬  
五万余衆沛公深喜以為鄼生之助也因召  
生謝曰自會陳晉以來陳晉招士卒積糧儲  
此不朽之功也遂封為廣野君晉居左右以  
匡不及生曰愚不足以重任過此地有一奇  
士真湯之伊尹周之呂望也若得此人匡輔  
則秦不日而破矣沛公曰此何人也生曰韓  
國人姓張名良字子房五世相韓魯授異人  
之術每欲為主報仇恨韓國初立未久尚未  
卒動足下可急使人徵之沛公曰彼既相

相韓何以得之生曰愚有一計誘其來見務要使歸足下公曰何計生曰  
足下可脩書差人往下今起兵伐秦為諸侯報仇缺乏糧草欲問韓王求  
借他若無糧必令子房來見其計可成矣沛公大喜即令鄼生持書往見

韓王

書曰

楚征西大將軍沛公劉邦端蕭書奉 韓王殿下伏以始皇無道併

吞六國二世殘暴罪惡盈貫百姓嗷上恨入骨髓邦今統集大軍在

告天下仗義除殘以雪世憤但行百里日費萬金所少者獨軍需耳

鄰近郡邑十室九空無處假貸敬遣鄼食其借糧五萬石破秦之後

加倍償還幸念征討之公非為私費早賜發下以濟急用雖無兵馬

之助實得民生所天臨楮懇切萬惟垂照不宣

王覽書與群臣議曰韓國為始皇所滅今方初立自費尚缺豈能濟人也

群臣曰沛公奉懷王命伐秦實天下之公也借糧五萬石雖不能足其數

亦可與其半耳若通無所與恐傷大義幸王恩之王正憂疑聞張良進曰

沛公實  
欲借張  
良而書  
中寓意  
借糧亦  
是有數



石知臣  
寶誠尼  
大雄豪  
傑靈蒸  
聖亦矣  
善亦足  
處笑

且待來使容臣往見沛公自有方畧王大喜囑曰汝去善為我辭庶不失  
兩家之好酈生暗喜以為中計即別同子房回見沛公良慰酈生借糧非  
實乃欲我從沛公伐秦且看何如人也至轅門外沛公安排已定先使樊  
噲迎接子房見噲暗想此一開國之臣也及至寨門見沛公隆準龍顏親  
引蕭何曹參斬欽盧縮滕公王陵等立於門側良駭然笑曰沛公誠真命  
也左右俱杜繆之元勳今欲來下說詞不想反起人心此正吾師黃石公  
所囑之言不可違也遂入帳施禮拜畢乃進言曰良聞沛公與師伐秦郡  
邑望風而降所得糧米甚多又何听狂士之言假以借糧為由欲良為從  
士耶沛公聞言駭無所答蕭何在側應之曰吾主借糧者實借良也先生  
來見者實來說也來說而不說者先生見吾主足可以有為較之力士擊  
車者百倍矣韓仇可報奇功可立借吾主以成其志所以從之以伐秦而  
不勞說詞也良聞蕭何之言即下帳拜曰良之心事足下知之矣願從麾  
下不敢辭但須告過韓王庶好隨行沛公大喜次日傳令大軍起行道經

頭州至韓王君臣出城迎接沛公同鄉生張良蕭何樊噲等百十人  
馬拜見韓王因說借糧一事韓王曰國小初立未有積蓄無以應命昨差  
張良謝罪未知足下何如沛公曰殿下無糧不敢強借但子房素略多謀  
欲借資助伐秦之後仍還殿下不敢久稽也韓王曰張良實不可暫離  
但將軍為天下誅伐無道願助將軍事成之後幸望早付勿失約也沛公  
大喜良即拜辭隨沛公而往凡與講陳韜畧隨問隨答子房嘆曰自受黃  
公之教與人講論茫然無知今告沛公瞭然明識誠英明仁智之主也却  
說人傳項羽東路伐秦所過地方放火攻殺惟恐不勝殘暴與秦無異大  
失民望百姓地窟况兵馬繁多又無以應付一日不過行一二十里范增  
累以勸諫羽不聽只任性殺伐增亦無奈由是沛公愈揚仁德

秦三世軼道歸劉

次日行至武關前有一軍攔路大叫沛公相見傳寬傳弼出馬與其對敵  
二十合被其活挾傳寬戰敗傳弼又叫來見沛公吾無他意見今聚兵三

良可謂  
識其主  
矣



灌嬰  
言亦可  
謂知真  
主矣因  
宜其能  
以功名  
終也



樊噲出戰

千愿與合兵同伐暴秦子房聞言出馬問曰來將何名荅曰沛公出見便有名姓樊噲大怒出馬呼曰無名匹夫我主豈與相見汝若敵過於我即使請出二人交戰十合不分勝敗沛公於門旗下見其求見之切又且武藝出衆遂匹馬出曰壯士要見劉邦有何指教其將見沛公察貌非俗滾鞍下馬拜伏于地曰仰思真主日候久矣適與諸侯對敵不過面試武方欲主晉用非敢抗拒天兵也公曰壯士高姓荅曰姓灌名嬰洛川人也少遊西川商賈聞主西行伐暴故此聚兵接應我主不棄願為破秦先鋒沛公大喜清領本部人馬進擊武關却說把關守將朱剛知沛公兵至不敢出戰分付嚴加守把具表

星赴咸陽報知趙高言楚兵兩路攻秦十分緊急高曰臣不敢奏知二世恐怒見誅遂託病不朝陰與女婿咸陽令閻樂共策趙成謀曰上不勝諫國事已壞盡矣兵至武關十分危急若欲奏上定歸罪於我莫若早計誅之更立子嬰為君庶免罪禍樂成荅曰此計甚妙即起兵卒千餘人至望夷宮門將其把守衛卒悉皆斬首有近世宦者見兵到驚慌或走或格殺死百十人成樂徑奔二世帳前數其罪曰足下恣暴橫淫誅斬太甚神人嗟為王不許共怒諸侯皆叛乃自取乖戾以致今日耳非吾等敢侵陵也二世曰丞相為侯不許此妻今在何處可得見乎樂曰不可見二世曰願以吾言轉至丞相或得一郡為王可許之乎樂曰不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可乎樂曰不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列於諸公子中可許之乎曰不許二世哀求不已閻樂曰臣受命而二世於丞相以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轉至於丞相遂揮動兵卒逼迫不能脫二世乃自殺成樂歸報趙高乃召諸大臣公子告之曰二世不從吾諫故使諸侯叛逆自取吾殺之也今欲立其嫡姪子嬰為王汝等若何



趙高  
能保可  
約后世  
權好之  
飛

諸衆臣皆曰丞相所言甚善高大喜遂將二世葬於宜春死今子嬰齋戒  
當廟見受玉璽子嬰因喚二子密言曰今丞相高殺二世恐群臣誅之乃  
佯以義立我使我齋戒見廟而受玉璽爾可同韓軍李軍領兵伏齋宮之  
外我自稱疾不行高必自求請我來則殺之以雪諸父之仇也二子等遵  
命各伏兵訖却說趙高聞子嬰病不能行自至齋宮探疾忽見韓軍等伏  
兵殺入高急呼閹樂等安在言未訖二公子從內殺出李軍望高一鎗刺  
到于地子嬰出令斬首號令衆人將高碎屍萬段夷三族於市  
後有胡曾詩曰

漢祖西來秉白旄

子嬰宗廟委波濤

誰知君有翻身術

鮮向秦宮殺趙高

子嬰殺高之後自立為三世皇帝顧謂百官曰朕今初即寶位楚軍犯境  
卿等何計退之百官奏曰可速命將距住峽關然後具兵掠襲不然咸陽  
難保耳王聞即以韓榮秋沛引兵五萬往助朱前而去却說沛公引兵抵

以重  
利亦是  
有見

關下見韓榮等守拒不放欲以兵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襲願先  
遣人益張旗幟於關下山上為疑兵使陸賈勸食其等往說秦將囑以重  
利待其不備而襲之必然大勝也公曰善遂傳令軍中各遵令訖勸賈上  
關見韓榮朱前等施禮畢乃謂之曰今秦無道苦虐百姓天下合兵伐之  
非獨沛公一人耳若將軍肯惜生靈之苦開關納降成功之後必封万户  
之職也榮曰吾食秦祿久矣皆之不義先生且退待吾思之食其去訖衆  
將自相商議有欲降者有不欲者兩致猶豫坦然無備次日食其等又上  
關見韓榮曰將軍三思何如榮曰衆人不從無奈食其曰將軍雖不歸降  
沛公亦深感戴願以千金與將軍為酌德之資今暫退兵待衆諸侯俱至  
再作區處榮曰我與沛公為敵國豈有受金之理食其曰公今不愛此禮  
是與沛公絕情他日天下諸侯到關兼力攻打料此關終誰保守汝等他  
日將何見面不若且受此禮以為後日之情公等思之榮遂收下謂曰仍  
望沛公與衆諸侯講和免致生靈塗炭實先生之盛德也食其曰謹領尊



意即薛榮回見沛公備道前事張良曰乘此機會可令薛歐陳沛帶十數人從山後小路陸續潛過關去遍山放火令樊噲引兵於關前攻打使彼兩處不能救應決棄關走吾兵可得過矣沛公曰善遂令各備而去却說韓榮白受金後終日飲酒畧無防備及見其至荒忙無措又報關後有人放火砲声不絕急欲對敵吟等已上關來大殺一陣榮等各奔逃走噲兵後追至藍田屯下人馬韓榮收敗殘兵整頓隊伍與沛公決戰公令夏侯嬰出馬後驅大軍一齊混殺沛公大敗走入咸陽時乃乙未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領兵追至霸上三世正坐韓榮敗回入奏前事三世大驚謂群臣曰如之奈何有上大夫馮軫奏曰事已極矣陛下可急救一城生靈暫屈迎候軹道庶免自身夷族之禍於是秦王子嬰大哭依言以素車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璽出宮至軹道傍迎接沛公沛公大喜急與施禮王曰嬰在位無德聞將軍駕至愿伏納降以安萬民言訖將王璽符組獻上沛公受而言曰吾秦帝不害汝命以待詔遷何地秦三世聽命而退

子嬰已降沛公不殺其寬明仁恕之君也

子嬰獻璽於沛公



何收而藉其者平天下之慮矣而不能收博士書何耶抑以高祖不事詩書耶

諸將進曰秦王昔虐萬民罪不容誅公何以從之乎公曰始懷王道我固以能寬容而使西畧至此也且人以服降而殺之是不祥也遂不聽入城而去

按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子嬰為王四十三日而降于漢

却說沛公西入咸陽秋毫無犯百姓市肆不移諸將皆先入宮爭取金帛財物及庫藏所積各自分用獨蕭何入內止收秦丞相府圖籍開暇與沛公檢看以此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公入內殿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嬪妃美姬有千數意欲居之謂眾將曰秦之富貴亦此乎我就居此以安人心庶使諸侯無



相爭奪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貴豈耶凡此奢靡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軍霸上無留軍沛公不聽張良復諫曰夫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醢酒者晉峻宇雖梁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秦惟無道主公乃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暴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天下未定即欲居以為樂諸侯入咸陽決不相容是王以此取爭也且忠言逆耳利非放樊

者來者 修易以 或人向 非放樊 之諫漢 業幾不 終矣

於行良藥善口利於病願公聽噲之言無惑此也沛公於是封府庫

門傳令引兵還屯灞上而去蕭何進曰民苦秦法久矣主公可約而攻之寬恤百姓則秦民皆悅服主公之德天下可得而安也公曰善次日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汝諸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誅族偶語者棄市使汝父不安生非民父母為也吾當王關中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罪量情輕重處之悉除去秦苛法爾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此者為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也無相恐懼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言訖命各父老又使人與秦

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羊酒食獻與沛公饗勞軍士沛公又讓而不受謂眾民曰倉粟頗多未至之用不欲費民財耳眾民益喜隄恐沛公不為秦王也却說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之兵欲西入關至新城屯下人馬羽私出軍中巡聽秦降卒自相怨曰我等被章即逆賊哄誘錯降項羽此人專為暴虐當罰不明今聞沛公寬仁大量不喜殺伐又先入關定為天下之主恨不能得見也魯公聽罷即回中軍召英布等謂曰今秦降卒皆欲造反吾終出帳巡哨聽知謀議不如先除以免後患汝可引軍三十萬盡將秦卒誅之止留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范增勸諫不聽是夜英布分兵圍寨將降二十萬人悉誅殺盡邯等三人大驚急見項羽求免羽曰非為將軍也昨因巡行偶聞汝帳眾軍私欲謀反是故殺之以除後患三將始安次日引兵又行却說樊噲聞羽兵至乃入軍中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勢強勝今聞項羽誅秦將邯為雍主在關外其意必欲違約以圖關中若不早為定計兵不日至矣沛公曰他若兵來吾必不得

高祖約法三章類湯武吊民代罪之意秦民爭持牛酒以獻類商周軍食靈聚之迎



范增急  
攻之計  
良是

此地矣奈何噲曰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納諸侯軍復徵關中兵自益以  
距之可也公曰善於是使薛歐陳沛領兵守關距羽時羽兵至關下使人  
探聽回報沛公令人把住關口不能前進范增曰劉邦先令距關定欲王  
關中如懷王約也公三年苦戰百計勞心一旦為他人所得豈可忍然不  
動於中乎羽曰料劉邦兵不滿十萬強不如章邯豈敢距關以敵我耶增  
曰當急令人攻打莫待羊入虎口悔時晚矣羽從之即令黥布領十萬人  
馬鼓譟大擊薛歐陳沛緊守不戰差人報知沛公言羽攻關甚急沛公召  
諸將問曰此事如何良曰項羽兵勢強大此關豈能久距倘攻破之後彼  
眾我寡終為所虜也不若開關與進臣等自有善解之術公曰然即差人  
執符節令薛陳沛二將依命項羽兵進至戲亦名新豐酈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羽大怒饗士卒期  
日進擊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為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為二十  
萬在霸上

范增既  
知范增  
范家當  
與而抗  
區區事  
項羽與  
天爭衡  
不亦愚  
哉

却說是夜范增遣項伯相隨出帳觀星象有氣色指示項伯曰吾只想  
公成其大事誰想劉季洪基旺氣將來有四百年洪基二三十箇天子項  
伯驚問亞父曰似此怎了次日魯公升帳聚集眾將饗士卒款擊沛公范  
增冷笑嗟嘆不止魯公怪而問其故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  
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  
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伯暗思子房是吾死生交友恐事急累  
及遂稱說欲往壩上打探軍情時夜二鼓矣縱馬直馳向壩上去却說  
沛公與子房閒坐只見殺氣不祥却有慶雲來往子房忽見項伯至子  
房曰果應吾言子房急忙下寨來接項伯慌告子房曰曹無傷告變事范  
增定計今事急矣我與汝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  
去不義入具告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  
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也盜也豈  
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項伯許諾因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



蘇子曰  
增不亡  
羽不亡  
愚則曰  
伯不不  
利不生

謝項伯回至本寨具以善羽因言曰沛公有大功擊之不義且彼一愿  
為楚臣二依懷王約三百姓無怨四曾與大王結義若明日沛公自來見  
我王可善遇之羽許諾范增曰此必項伯漏洩軍情以誤大事決意勸  
羽伐之韓信曰不可楚不勝沛何言伐之增曰公言楚不勝沛何也信  
曰楚若伐沛失天下人之望也沛公先入關有功也三不殺也增曰似  
此若何信曰番為三罪增曰何為三罪信曰沛公不合拒關堅閉一  
也不合擅改秦法二也不合大赦天下不遵上命三也執此三罪  
先發書於壩上問沛公沛公必自惧然後起兵而伐之一鼓可  
禽也增曰信言有理即具告魯公魯公大悅就便差項伯為使  
詣壩上問沛公三罪項伯領命而去却說心中暗想沛公典  
我約早間欲來致謝又恐不來以誤大事則已為食言矣乃  
策馬向壩上見沛公沛公並子房行禮畢項伯告曰今奉楚  
王之命問公有三罪公知之沛公大驚未言間張良起而言曰

項伯夜馳張良

伯之為  
羽知彼  
其若迹  
也以其  
之也幸  
而德不  
奈何也  
伯以說  
詐而羽  
以程暴  
故增其  
術中照  
之實張  
良之善  
謀也



沛公有大功者三何為三罪子房具說三件  
大功解釋三件大事伯曰吾業已知之矣  
良曰沛公已約今日躬到鳴門謝罪今楚  
王又何為生一場說話也伯曰此寔范增  
之心未其良曰彼各為其主但恐到鳴門  
時彼必生巧計以害沛公伯曰吾自有主  
張羽翼之責我不敢諉願增雖有謀然  
羽為人鷙鳥悍多不聽信想帝王自有真  
不足慮也良起拜謝項伯告歸馳報楚王  
楚王問曰劉邦如何解脫伯曰彼自知有  
罪即欲自來謝范增心中喜歡不勝曰  
謂羽曰臣有三計可令沛公為燕粉矣魯  
公曰三計何如增曰因其來而晉之飲名為



玦玉佩也如玦有玦示以當決斷也

鴻聞之會賀羸秦之亡當沛公飲宴時臣用手彈腰間玉玦為號王可知悟拔劍而斬之此上計也中計埋伏壯士二百餘人臣於飲宴之時擊玉盞為號此時沛公可殺下計令項宗舞劍陳平酌酒沛公酩酊醉後此時可殺沛公雖有謀臣智士安能逃此三計惟大王留意專心以圖大事不然悔無及矣楚王聞之大悅傳令軍中密听奇計各七準備不可慢事急遣軍至壩上迎接沛公赴會沛公曰此事如何良曰臣觀此一會也范增決有計害大王之心沛公大驚曰須細心為之不可中其圈套良曰臣自有主意况項伯居中所望羽翼者在此一人臣保大王赴會萬無一失良即引樊噲從百餘騎扶沛公望鳴門進發只見鳴門壁畫金鼓喧天旗幟齊整甲士環列大張聲勢沛公心中遲疑不決思量欲赴之則恐為其所欺不赴之則觸彼之怒而被兵進退兩難之狀張良諫曰臣策楚事如燭照龜卜願王無慮今大王

張良也見項羽一着也妙

到此大意而進如回一步必中其計美公可少立待良入見魯公然後方進良即徐步入見告曰吾嘗聞明王之治天下也耀德不揚兵善御世者在德不在險故大賈深藏而不露巨富蓄財而不侈勢強示弱而不暴兵多遠駐而不見此老成長慮識高見卓者之所為也適見明公宴設鴻門納會諸侯誠一時之美事也但必笙歌節奏賓主交歡喜百姓之奠安慶暴秦之殄滅宴樂竟日及醉而散不意甲士環列戈戟森然金鼓大作一團殺氣致令人心不安各思迴避况明公九戰章却制伏天下誰人不知何人不惧不待示強而自強不待言勇而自勇又何必大張聲勢而後見其威武哉見今諸侯在外見明公全無賓主之禮所以惧而不敢進也臣不避斧鉞進見幸明公察焉羽聞良言極其有理遂令甲士退營一里金鼓少息去甲冑宝劍更換官服請眾諸侯進會沛公帶良進見啓曰劉邦謹候明公麾下魯公正色而言曰足下有三罪可知之乎沛公曰邦乃沛縣亭長偶為衆人所惑奉兵伐秦得投麾下凡有進止惟公指揮豈敢肆



無忌于冒威顏耶魯公曰足下招納降王子嬰遂爾釋放惟知獨擅而不知王命罪之一也要買人心改秦法律罪之二也拒閉遣將阻諸侯之兵罪之三也有此三罪何如為不知耶沛公答曰容邦一言申明曲心且降王子嬰委心後首若遽爾殺之是獨擅也暫令屬吏以候明公發落非敢釋放也秦法暴酷百姓如在鑊中懸望垂救不速為更改則法存一日謂屈於一人之民受一日之害也邦急為更改正欲揚公之德使百姓莫不曰前驅到開者既能撫愛百姓而為主帥者又不知如何撫愛百姓也又遣兵拒閉者非阻將軍也恐秦餘黨復作不可不防也今日不意復得見明公於此邦之幸也明公如念素好俯賜憐憫乃人君之度也豈敢佯為不知耶魯公素喜褒稱奉承今聞沛公卑語坦無殺害之心遂下携起言曰此足下左司馬曹無傷之言不然籍何以至此遂相讓入坐魯公居主席眾諸侯以次階列增見頭計不成心甚不悅遂以目數項羽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魯公不應急使陳平斟酒以目達意陳平見沛公非俗亦不依計故斟酒

於魯公處多沛公處少沛公已會其意  
後史臣有詩曰

漢業悠悠福祿深  
范增徒費虎狼心  
陳平識得真天子  
故向筵前酒左斟

會沛公之命危矣項羽不聽亦天使之耳范之計雖巧其如無所用何則

增見三計不成急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可請於筵前舞劍因而殺沛公功不小也莊即告羽曰軍中無以為樂願舞劍與諸公侑酒羽曰諾莊遂拔劍起舞其意常在沛公項伯知亦拔劍對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急至軍門見樊噲曰今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遂帶劍擁盾徑入軍門披帷而立睜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

裂魯公問曰壯士何人答曰吾乃沛公驂乘樊噲也大王作亡秦慶賀之宴無分大小皆賜酒食惟噲從早至午尚未得一食腹中飢渴實是難忍告求大王一餐羽命賜之卮酒則與斗酒噲及飲之賜之殲有則與之生有噲拔劍切而啗之羽曰壯哉汝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是此一險也天固渡之矣合官故也

### 劉項鴻門宴會



魯公曰汝欲為誰死耶魯曰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前懷王與諸侯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秋毫無所取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乃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此又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取也見今二士舞劍意在沛公臣不避誅戮冒干盛筵一則為飢渴而來二則為沛公申屈此臣所以死且不避也羽曰真壯哉是士也遂令罷劍沛公見羽醉托言入廁出轅門丁公雍齒攔住陳平急呼曰開放沛公樊噲保主出營有斬強紀信夏侯嬰等接護急趨霸上而去後胡曾有詩曰

項羽鷹揚六合晨

錯前若用謀臣計

鴻門開宴賀秦

豈作陰陵失路人

項羽威林秦殿宮

却說沛公趨回霸上獨留張良謝宴魯公酒醒即問沛公何往良進告曰沛公力不勝酒已告辭大王蒙分付着回霸上去留張良在此謝酒羽大怒曰劉邦不辭而去汝尚巧說道增進曰劉邦言雖柔和實含奸詐前獻三計明公通不見信今觀不辭而去實欺慢侮放回沛公皆是張良詭計公不可聽渡飭羽益暴怒令將張良斬首良大呼曰寃哉寃哉大王勿怒臣乃沛公一借士臣本韓國人原沛公非其主也臣何故與其逆飭大王威鎮天下誰人不惧若殺沛公友掌之易耳何必以設宴為由筵前殺人甚非長策使天下諸侯聞之皆以大王不敢與沛公為敵乃誘以鴻門殺之縱得天下不能名正言順百姓耻笑也願大王赦臣回霸上將傳國玉璽并各樣珍室取獻大王那時即位為天下之主名分自正天下歸服若

如雖去之以啟其怒終則謝之以釋其憤此能勇去法而顛倒世者



在生一  
語自是  
古今各  
言

典之者  
正所以  
馬之也  
此張良  
之善策  
却從黃  
石公來

今日殺臣使沛公聞之決自逃走他國將王璽獻與他人或棄毀不存大  
王失此重寶豈不所見之誤耶魯公聞言即令放下乃曰據子之言不可  
違抗良曰謹遵大王之命遂拜辭回霸上見沛公沛公謝曰若非先生劉  
邦之命休矣即將曹無傷斬首示衆又問魯公何言良甚告知沛公曰王  
璽乃傳國之寶恐不可與人良曰不然得天下者在德不在寶若明公亦  
而不與必意刀兵終為他所得矣不若恃弱獻與使其見之決喜不較我  
却得以從容而圖大事正所謂捨小以取大也沛公曰善次日介良持赴  
鴻門見魯公獻上曰沛公昨蒙賜酒今日尚病未起恐失信於大王故使  
小臣持獻萬乞收納魯公大喜即將照星王斗賜與范增曰接擲於地上  
以劍擊碎曰天下大事去矣要此死寶何用魯公怒曰為臣之道不敢盜  
君之輅聖人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生必畜之况王寶而當君碎  
之是何理也增曰齊威王恥魏惠王寶照車之珠言不過照首乘我有四  
賢臣可照千里是古人重賢不重寶也臣今所重者沛公之首乃天下之

良在楚  
實為云  
也往來  
其間能  
使項羽  
不疑正  
是善哉  
其用也  
范增雖  
諫如羽  
之不信  
何

至寶也明公不聽老夫之言大機已失臣見此無用之物有激於中非輕  
君之賜也魯公曰沛公怯弱不能成大事增曰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  
卒城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城楚今明公不殺劉邦異日必與公爭  
天下正如放龍歸海縱虎入山再欲拘擊亦難乎良曰不然大王威武  
天下莫敵力能舉鼎勢能拔山九戰章邯力降子弟各國諸侯肘膝而見  
方之鄉侯楚子天壤 絕况沛公入關凡事不敢擅專等候大王可見无  
遠大之志今若此大王晉侯抑又過矣羽曰料和無能為也乃謂張良隨  
我議事沛公無用汝處增曰大王前日要殺張良彼他掩過今又留在左  
右恐非心腹明公察之羽咲曰先生過慮張良不過一儒士耳有何欺誑  
增曰明害者可防暗損者難測明公更思之羽曰匣有寶劍誰當我哉遂  
不聽而退次日陞帳自思關中已破王璽已得但降王子嬰尚未至見恐  
諸侯不實遂令小軍與劉邦討于嬰誅之則大事可定小軍飛至霸上見  
沛公具告所事公聞召諸將議曰項羽違約意王關中取子嬰作為降楚



塞諸侯之口復懷王之命如之奈何諸將曰羽勢不可敵當以子嬰與之  
倘或誅戮愈見明公寬德天下自有公論公即出召子嬰謂曰爾前日歸  
降念一國王爵順天投首不忍加誅即時釋放不意魯公違約欲王關中  
今日令人來取汝當備室貨婦女投獻彼必喜悅而全性命宜速不可自  
誤子嬰大哭曰既降沛公已得其主今復再見魯公性命決難保矣遂俯  
伏哀告于地眾聞莫不傷切沛公亦淚下言曰魯公威武天下不敢抗違  
若或延遲定遭毒手汝去決保無事立而從命遂繫頭縞衣仍軛道傍請  
見魯公曰爾祖虜六國之子孫害天下之百姓遺患於汝汝有何說子嬰  
曰廢關東六國者乃先祖始皇之所為非臣之罪也大王必欲殺臣臣亦  
不敢怨但咸陽遭二世殘暴百姓未得安生一日今幸大王入關百姓已  
再覩天日矣願殺臣以雪天下之恨存百姓以服天下之心臣雖死猶生  
大王德威兼重矣嬰言未盡魯公急喝英布所首于地震時聞愁雲謂之  
黑霧漫漫四下悲哀不絕

羽殺子  
嬰一節  
自是失  
人望

後史官有詩曰

始皇死後誰人念

胡亥身亡竟不哀

惟有子嬰誅軛道

愁雲愁霧瑣樓臺

魯公既殺子嬰次日陞帳召范增謂曰今大事俱定吾欲繼王關中先生  
之意何如增曰諸將佐從明公遊者不過望封侯蒞子以享富貴耳今明  
公此舉正合眾意但須請命懷王然後即位名正言順免天下諸侯之論  
也羽曰善遂令項伯赴彭城見懷王奏請王命王曰吾前已有命但先入  
咸陽者為王又何請焉伯再懇曰魯公功高望重沛公力弱勢孤大王可  
命魯公為王足以鎮撫關中王曰不然信者天下之大室前約已定若復  
更是失信於天下矣你速回但如約耳伯辭回見項羽具言前事羽大怒  
曰懷王乃吾家所立又无征討之功何以得專主約遂不聽命令擇吉日  
上號增曰尊號須要合古又要稱上之意張良多讀最知歷代尊號可召  
問之若令上意則有忠於大王若有欠當則是欺昧無心向上大王當殺

義帝所  
為項羽  
所弑猶  
起於此





良讀歷代帝王号

之以正國法魯公隨即召張良良正從霸上來  
聞召即至公曰我欲王關中未有尊號聞汝多  
讀五世相韓必知帝號汝可斟酌以服諸侯之  
望良自思此必范增之計欲暗害吾吾只從頭  
說起隨其自擇乃曰尊號各有不同容臣細說  
任大王揀用自古聖帝明王如三皇五帝者有  
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者也少昊名摯字青  
陽姬姓也以金德王天下建都于曲阜鳳凰來  
儀遂以鳥紀名官在位百年而後崩顓頊黃帝  
之孫昌意之子亦姬姓也以水承金在北方主  
冬佐十二歲而冠二十歲登帝位以水紀官在  
位七十八年壽一百五歲而崩帝堯姓伊初氏  
其母慶都懷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命名曰

放勳眉有八采豐下銳上十五歲佐帝摯受封於唐年二十登帝位以火  
承木建都於平陽景星耀天甘露下降鳳凰止於庭朱草生於郊厨中自  
生肉脯其薄如翼鼓動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在位五十年舜攝位二  
十八年壽一百一十八歲而崩帝舜姓姚氏其先出自顓頊母見長虹意  
動而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字都君家於冀州以土承火年八十一歲即  
帝位九十五歲使大禹攝政壽一百歲而崩此五帝也蓋帝者天號也德  
配天地不事干戈不行殺伐揖遜有天下大王可稱之乎羽思我殺子嬰  
以征誅天下有愧五帝似不可比乃曰帝號未穩汝可說土號如何良曰  
五帝之後有三王夏商周是也夏禹王長於西羌堯命為司空繼父鯀治  
水以金承土都安邑壽百歲相繼十九王共四百三十二年商乃帝嚳之  
後謂之成湯有聖德放桀於南巢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年百歲而崩相  
繼三十一王享國六百二十九年文王因商紂無道脩德政三分天下有  
其二武王繼立觀兵於孟津之上四年伐紂為天子以水承水年九十三

歷叙上  
書帝王  
名號  
上有見  
齊天大  
儒象



歲而崩相繼三十六王享國八百六十七年此三王也克勤克儉敦仁尚  
義厚德好生不私一身而專為百姓如治水之勞禱雨之勤諫紂致囚皆  
大王之盛德大王可稱之乎羽曰王號可稱但不知王之下更有何號良  
曰王之下有五霸齊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晉文公楚莊公此五霸為天下  
除殘去暴各霸一國假仁尚義威武強大人皆恐懼大王可稱之乎羽曰  
此正張王號雖宜於古而不合於今霸業雖合於今而未盡乎古若合今而燕  
有之不若稱霸王我生於楚自淮以北為西楚爾群臣草詔當以我為西  
楚霸王領行天下范增急止之曰王號可稱霸不可號古人曾云大霸不  
過五小霸不過三大王不可聽張良之言誤已之德羽曰五霸享年最久  
矣我之所行正合五霸今稱霸王乃我自立張良不過分列三等豈敢誤  
我先生不可見錯范增低首不語遂退帳後羽重賞張良擇日拜郊布告  
中外遂稱為楚霸王王楚地九郡以彭城為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於江  
南都柳州實不用其命次日召范增問曰眾士隨我勞苦今欲發府庫錢

此正張  
良願劉  
羽處

帛以酌其功奈何內悉空虛增曰要知財貨所在但問沛公張良即有  
聽令人往霸上召見良知急使人說與沛公可早來見如問府庫內事但  
云張良盡知沛公依言遂至見霸王禮畢王曰爾先到咸陽秦府庫錢糧  
爾知否沛公曰臣初到未得細查聞張良曾說他悉知之王召張良至問  
良曰大王不問臣不敢說秦之寶貨錢糧有孝王昭王積累至始皇財富  
天下無比何至空虛因脩驪山時費用一半餘悉收入始皇墓中以此費  
盡霸王沉思半晌又問增曰既在始皇墓中不過陳設平日玩好之物何  
可財帛良笑曰軍師不知也聞始皇墓方圓一里高十尺以珠玉為星斗  
水銀作江河金銀圍其椁百室設於椁前為玩以宮女數百人為殉葬  
六國奇室悉在其內每夜半常現光彩何謂無物霸王聽說歎動即欲差  
人掘墓增曰始皇雖無道乃帝王之墓無故不可輕動若掘之取物其跡  
似劫墓矣大王初即位決不可為也霸王曰始皇無道併吞六國殘虐百  
姓甚於桀紂焚書坑儒惡貫天地正欲掘而鞭尸然後快於心也豈獨愛

為不道  
而項羽  
又與如  
取其室  
一秦始  
何服人



秦之寶貨哉次日親領人馬十萬至其墓前連掘三日始尋其穴凡得各  
樣室物一百二十件盡起載回又見阿房宮樓閣華麗光耀雲霄嘆曰此  
秦之所以亡也費盡天下財力方成此宮遂命軍士悉皆焚毀相連宮院  
火延三月不滅  
後史官有詩曰

鴻門玉斗碎如雪

十萬降兵盡流血

咸陽宮殿三月紅

霸業已隨烟火滅

至以秦  
民失望  
百姓怨  
怨羽雖  
勇亦七  
秦之續  
耳  
却說霸王焚燒宮室東秦大所失望蒲城百姓莫不怨恨衆諸侯屯軍日  
久又無封賞之勞各有思歸之念因與范增同議增曰我正欲奏知主上  
不意諸公亦有此議隨同往見霸王言曰天下諸侯將士隨陛下伐秦俱  
有勤勞今屯住日久費用甚多乞陛下照功封賞使各歸故土庶無怨望  
王曰卿言正合朕意但昔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今沛公先入當王關中  
若以彼首為王必建都于是恐據關阻隘深為後患如之奈何增曰臣

乃秦之罪地山川險阻地方艱苦可封沛公為漢王再封章邯司馬欣  
翳為三秦王阻住漢中之路使其南無所進東無所歸老死漢中雖為加  
封實左遷之法也羽曰善於是傳旨封沛公為漢王都南鄭管四十一縣  
其所護將亦各封賞章邯為雍王都廢立管上秦三十八縣司馬欣為塞  
王都櫟陽管下秦一十八縣董翳為翟王都高奴管中秦三縣申陽為河  
南王都洛陽管河南二十縣司馬傲為殷王都朝歌管河內三十二縣英  
布為九江王都六合管四十五縣共敖為臨江王吳芮為衡山王臧荼為燕  
王趙歇為代王田橫土齊王田都齊王鄭昌為韓王陳勝為梁王田榮  
前齊王田慶前趙王陳餘北趙王項柱交東王項正春勝君項元安勝君  
范增為丞相稱亞父項伯為尚書今鍾離昧為右司馬丁公為左將軍龍  
且為大司馬季布為左司馬雍齒為右將軍劉存為後將軍陳平為都尉  
韓生為左諫議武涉為右諫議桓楚為大將軍于英為引戰大將軍子琪  
為大將軍韓信為執戟即封贈爵畢各各謝恩而退却說沛公諸將見封



蕭何功  
沛公來  
民致貧  
一語甚  
得大机  
括此所  
以為法  
功臣第



楚王封衆將

主為漢王皆失色莫不曰我主先入咸陽反左  
遷於漢中此必范增之計不若會集人馬與其  
對敵務如懷王之約不然决不能生还鄉里也  
樊增高聲應曰衆言極是我為先鋒即殺霸王  
漢王怒而從之蕭何諫曰大王勿慮能誅於一  
人之下而伸於万人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王從受漢中養民致賢还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張良亦諫曰蜀雖秦之罪地内有重山之固外  
有峻岩之險進可連併天下退可距險而守楚  
雖有百萬之衆豈能以寇我耶正與漢之地養  
武之所也大王正歡然領命指日即行可也若  
少有不滿之意彼必尋事致害反中其計范增  
終日要害大王大王尚不知机反欲與楚作對

况楚兵強勢重豈能與之抗乎漢王起謝曰若非先生之言幾有誤矣  
議起行却說范增忽思劉邦乃火命人凡旗幟尚赤今居漢中乃西方為  
金地金得火必成大器急見霸王曰劉邦封漢王其有不满之意諸將皆  
山東人又各爭忿不平以為陛下背約若不就此除之决有後患霸王曰  
封業已定又何更張增曰明日諸王來見陛下只問沛公遵命去否去則  
自專不去是欲王關中陛下即令斬之以除後患王曰善次日漢王等至  
見禮畢霸王問曰漢王吾封汝於褒中汝意若何漢王曰食君之祿命懸  
於君手豈敢抗拒不就臣譬如陛下馬也鞭之則行攬轡則止耳霸王笑  
曰卿可謂善喻矣遂退還而去子房急進見曰大王知今日之危乎漢王  
曰不知子房曰大王洪福甚大方總霸王所問之事若非大王善於答應  
决有殺身之禍漢王聞說諤然而問良曰似此久住恐生不測如之奈何  
良曰待臣區處言訖各退而去

張子房計燒棧路

漢高帝喜入褒中



次日霸王召張良議曰吾欲致命義帝何以處之良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陛下既頒詔為天子改號封諸侯而又致命懷王是有二天子矣依臣愚見可差亞父領二千驍將往還之而不致其廢可以塞天下之論矣羽曰善隨命范增桓楚十英往廢增曰臣雖領命但恐左右蒙蔽聖聰臣有三事上諫乞陛下留神第一不可離咸陽二當重用韓信三莫使漢王西歸此三者至緊而不可忽也王曰朕當謹記但卿去早還增等遂別而去次日張良見楚奏曰天下諸王俱着還國惟漢王稽晉於此恐不足以取信中外且漢王乃一庸人耳陛下何不遣之就國以全兄弟之好王曰放其還國恐生異志良曰陛下既疑不信可取其太公家小為質庶無異心王准奏令人召至漢王伴哭拜伏于地霸王曰卿放心就國太公老小朕自有供給之養不勞掛慮漢王拜謝曰感陛下大恩死生不能忘也即辭而去鍾離昧諫曰范亞父臨別曾說不可放漢王西行陛下何忘之耶王曰留其老小於彭城已管束矣又何稽之况封詔已傳內外乎

范增三言誠至緊不可忽者如羽之不何所則從不所則去增付見不及此

亞父之言使朕失信於天下也遂不聽而退韓信嘆曰使漢王入彀中不帶家小同行正中其計他日以思歸之心奮鷹揚之勇吾輩皆為所虜也惜亞父之言成畫餅耳却說漢王回營眾將整率人馬簇出城而行關中百姓扶老携幼塞滿道路哭伏于地告曰指望大王為關中之主不想遷移漢中何日得轉東歸再觀天顏攀轅臥轍恋恋不忍舍去漢王撫之曰爾等各安生理無生異心他日入關又得相見眾皆哭泣不止張良令樊噲催動人馬奔峽山駢大路而行至鳳州入棧道漢王人馬俱山東人不識險路忽見棧高連雲險阻難進入人有思歸之意大喊一声齊欲殺回關中漢王亦怒曰懷王之約先斬為王今返背義而聽奸詭之謀遷我於險阻之地不如聽眾殺上咸陽與他決一死生以消恨也蕭何張良等極諫方息怒頃催軍前進子房奏曰臣送陛下至此欲辭國與陛下急幹三事王曰何三事良曰一者說霸王遷都彭城留關中與陛下為建都之地二說諸侯送楚歸漢令霸王無西征之意三與陛下尋個與劉城楚天

亞父之言使朕失信於天下也遂不聽而退韓信嘆曰使漢王入彀中不帶家小同行正中其計他日以思歸之心奮鷹揚之勇吾輩皆為所虜也



下大... 事忍耐不可急躁

暴進漢中不過... 多則三年少則二載管取陛下東歸為主王曰謹如

先生之言雖受苦萬千亦不敢理怨但先生所舉元帥有何憑信良曰臣

用角書一紙內有千字並與陛下平日密言之事陛下就留用不可失

漢王執手泣曰先生千萬不可失信如見太公懇懇拜上善如調攝撫養

老小一日東歸尚有迎養之日非敢拋棄父母只因霸王背約苟圖安耳

良曰謹遵王命又暗祝蕭何如有期約用意舉薦何曰先生放心憑着角

書已知其為大將焉敢蔽賢誤國也良遂辭別漢王復回而去漢王催趙

前行忽聽得後軍一齊叫苦漢王回視只見烈焰連天濃烟遍野隨處火

焚三百里相緣燎徹萬家村漢王吞聲嘆曰此必張良放火燒絕棧道使

我不得東歸矣眾將士齊聲怨罵各相淚下哭曰我等生為關外人死作

褒中鬼正撥間蕭何奏曰大王不可怨罵臣昨與張良相別言及燒絕棧

道有四利益一者使霸王聞知燒絕棧道料我王再無東歸之意他

按張良此語為用韓信張本







P32以后缺



